

主席：还年青嘛。

(对副团长)你多大了?

本·科比：三十岁。

主席：我们总还能活几年。你们活的更长些。

本·科比：我们衷心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尽可能的长寿。

主席：说“尽可能的长寿”，这话好。只可以尽可能活得长一点，不可能不死。中国历史上还没那回事。

你们回去后，请代我问候你们总统，说我祝福他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克服困难，向前发展。

纳比：主席先生，非常感谢您接见了我们。您牺牲了您的时间，本来您还有极其重要的工作。我想向您表达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敬意。是您领导了中国伟大的革命事业。我想表示的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对中国有发自内心的好感情，他们有共同的敌人，就是殖民主义。他们的斗争所处的条件，也几乎是一样的。我们知道你们是夺取了敌人的武器战胜了敌人的。阿尔及利亚人民也是从法国军队手里夺取了武器打垮法国军队的。我们要向中国人民表示衷心的敬意。

主席：要向你们国家的人民表示敬意，向你们国家的领导人表示敬意。

你们的本·贝拉总统的全名怎么写？

(翻译用纸条写好，主席阅毕收存。)

纳比：谢谢您，再一次向您表示衷心的敬意。感谢您的热情接待。

主席：谢谢。再见。

(主席同全体外宾合影留念)

关于劳改工作的指示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谢富治同志汇报说：去年我们着重抓了改造，然而生产是近年来最好的一年。但劳改工作中改造与生产的关系问题，迄今还没有解决。

主席说：究竟是人的改造为主，还是劳改生产为主，还是两者并重？是重人，重物，还是两者并重？有些同志就是只重物，不重人。其实人的工作做好了，物也就有了。

谢富治：我在浙江省第一监狱守押中队，向犯人宣读了二十条，工作组的其他同志也在乔司农场五大队宣读。读后，绝大多数原来不认罪的犯人认罪了，许多顽固犯人也有转变。

主席：大概那些人是比较有用的。他们为什么对二十条感兴趣？

谢富治：他们懂了党的政策，感到他们自己特别是家庭和子女有了前途。

主席：是啊！有前途，改造就有信心，不然，一片黑暗，改造就没有信心了！

谢富治：许多干部起初反对向犯人宣读二十条，但读了以后，犯人反而好管了，因而干部也就改变了。

主席：许多干部不赞成读二十条，是怕读了以后，他那一套不灵了。他不相信能把绝大多数犯人改造成新人。过去红军军官带兵靠打人、骂人、关禁闭、枪毙等等。当连长、

排長如果不打人，不罵人，不摆威风，他就沒有法子帶兵了。这样事情搞了多少年，后来总结了经验，逐渐改变，兵反而好帶了。做人的工作，就是不能压服，要說服。現在，你那一套在劳改中开始見效，但才是个开始，也要搞多少年才行。

原有的劳改干部水平不变。

謝富治：劳改干部質量較弱，但任务重，劳改工作中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都有。

主席：是啊，你一样都不行，怎么能改造人？（謝富治同志說了經過蹲点研究，提出劳改工作的“四个第一”，“二个为主”，“二个从寬从严”。对刑满就业人員的处理，提出“四留、四不留”，要求劳改干部对罪犯要“四知道”。）

主席：这很好，其他地方怎么办呢？

謝富治：准备經過試点，逐步推广。日本战犯和中国战犯的改造工作都作的較好，释放后，除个別人外，絕大多数都表現很好。

主席：在一定条件，在敌人放下武器、繳械投降以后，敌人中的絕大多数是可以改造的，但要有好的政策、好的方法，要他們自觉改造，不只靠強迫压服。

四个副总理汇报时的插話

（一九六四年五月）

一、一定要很好地注意阶级斗争。农村四清是阶级斗争，城市五反也是阶级斗争。城市不要吹牛，五反工作不能在今冬

明春結束，要准备三、五年才能結束。城市也要划成份。至于如何划法，将来作时要定出标准。不能唯成份論，馬、恩、列、斯出身都不是工人阶级。

二、关于第三个五年計劃。一定要把干勁鼓足，一定要把后备留到，不能凭我們的年龄來訂計劃。計劃一定要有客观根据。我七十多岁了，比你們大些，但是不能凭着我們在临死以前看到共产主义来訂計劃。第三个五年計劃，我看还是要注意数量多了，而質量沒有更多的注意。

計劃絕不能凭主观愿望，一定要有客观根据，要切实可靠。

三、自力更生問題。自力更生十分重要。不仅一个国家要自力更生，就是一个工厂，一个人民公社、生产队也都要自力更生。在人民公社管理工作中，真正有成績的是靠自力更生的那些公社，凡是有贷款的公社和生产队办的就要差些。現在我們全国真正自力更生的公社有三个，一个是江苏的陈永康公社，一个是山西的陈永貴公社，另一个是山东曲阜的陈××公社。他們从来没有向国家要一个錢，完全靠自己力量搞起来的。

四、干部参加劳动問題。干部一定要参加劳动。現在這個問題还没有很好解决。领导干部要蹲点，不能只靠听汇报。部長都要蹲点，不然就不开会。……

五、今年的小麦估計可以比去年增加五十亿斤。看来今春多雨，是利多害少的。

六、第三个五年計劃要从农村搞那么多人进城当工人，不是个办法。

在計委領導小組汇报时的一些插話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一日)

一、搞計劃要把朝、越的一些需要打进去，听说越南要
××万吨油。

二、一九六五年不一定有七亿二千万人口吧！一九七〇
年有八亿？不得了。

三、知識分子很重要，沒有不行。理論要知識分子，理論
沒有知識分子不行。但是知識分子还是要总结下面的东西。

四、国民经济的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基础工业是一个
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农业是屁股。

五、現在的苏联是資产阶级專政，大資产阶级專政，德国法西斯專政，希特勒式的專政，是一帮流氓，比戴高乐还
坏。

六、所有的單位，工厂、街道、学校、机关，都要划阶级。

七、工資問題。再減上面的工資有困难。今后采取上面
不动，下面逐步增加的办法。

八、工业为誰服务？工业要为农业服务。当然，重工业
之間有一个相互关系問題，但是整个工业是为农业服务。

九、稳产、高产是相对的，去年河北大雨是天老爷下的，
没有办法。天老爷真难当，下多了不是，下少了也不是。

十、有多少力办多少事，不要以个人来决定。“我这个
人老啦，快死啦，在我死以前，要干出什么……”这不对。

十一、我要把二十四史看完。《旧唐書》比《新唐書》

好，《南史》、《北史》比《旧唐書》又好些，最不滿意的是《明史》。

十二、工厂划阶级的目的，在于暴露那百分之一、二、
三、四、五，工人中不是工人阶级出身的有百分之八至十五。

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讲话

(一九六四年六月六日)

制定計劃的方法，过去基本上是学苏联的，比較容易做：先定下来多少鋼，然后根据这来計算要多少煤、多少电，多少运输力量，等等；根据这些再計算增加多少城市人口、多少生活福利，是搖計算机的办法。鋼的产量一变少，別的一律跟着削減。这种方法是一种不合实际的方法，行不通。这样計算把老天爺就計劃不进去。天災来了，偏不給你那么多糧食。城市人口不能增加那么多，別的就都落空。打仗，也計劃不进去。我們不是美国的參謀長，不曉得他什么时候要打。还有各国的革命，也難計劃进去。有的国家的人民革命成功了，就需要我們的經濟援助，这如何能預計到？

要改变計劃方法。这是一个革命。学上了苏联的方法以后，成了习惯势力，似乎很难改变。

这几年，我們摸索出来了一些方法。我們的方針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針，制訂計劃时先看可能生产多少糧食，再看需要多少肥、农药、机械、鋼鐵……。

年成，如何計劃？五年中，按一丰、二平、三欠来定，

这样比較切实可靠。先确定，在这样能够生产的粮食、棉花和其他經濟作物的基础上，可能搞多少工业。如果年成好些，那就更好。

还要考虑到打仗。要有战略部署。各地党委，不可只管文不管武，只管錢不管枪。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危險。要建立战略后方。……沿海不是不要了，也要好好安排，發揮支援建設新基地的作用。

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勁，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

基础工业，現在主要解决品种、質量問題。去年鋼的数量虽然比过去少了，但品种比过去多了，質量比过去好了，用处比过去还大。关键不在数量上。苏联就是以数量为标准，如果鋼的数量指标完不成，好像整个社会主义建設就不行了。他們年年增加产量指标，年年搞虚夸。其实数量計劃完了，国家垮不了台。有一定的数量，品种更多了，質量更好了，基础就更巩固了。

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这不是說可以不要工业支援。水利、化肥、农藥都是需要基础工业的。

要按照我們掌握的客觀的比例关系安排計劃。

計劃不能只靠加、減、乘、除。計算出来了，各部門、各地区，就分数字、爭人、爭錢、打官司……。要政治掛帥，要有全局观点，不是根据哪个地区自己的愿望，而是根据客觀存在、事物本身的規律，來安排計劃。

不要老是爭錢，爭来了錢，就乱花錢。周信芳一个月一千七百元工資，不演多少戏还存錢在香港。有的年青演員就作“十年的計劃”，要赶上周信芳……对资产阶级知識分

子，按政策，必要时可以收买。对无产阶级知識分子，为什么要收买？錢多了一定要腐化自己，腐化一家八和周围的人……苏联的高薪阶层，先出在文艺界。

爭取几年內做到不再进口粮食，节省下外汇来多买技术设备、技术資料……

不能乱花錢。不要看到情况好轉了，又随便“大办”。
“留有余地”，过去說了多少次，不照办。这两年照办了，不要情况好了又不照办了。

机关工作人員，大部分可以做到半工作半劳动。这办法值得提倡。懒是修正主义的根源之一。

文艺界为什么弄那么多协会摆在北京？无所事事，或者办些乱七八糟的事。文艺会演，军队的第一，地方的第二，北京（中央）的最糟。这个协会，那个协会，这一套也是从苏联搬来的。中央文艺团体，还是洋八、死八統治着。……一定要深入生活。老搞死八洋八，我們的国家是要亡的。要为工人、贫下中农服务。体育，也要对革命斗争和建設有益处的。

一般干部中，“三門”干部很多（出家門、进学校門、进机关門）。“三門”不能很好培养干部。国家将来靠这种干部掌握，就危險。靠“小学門、中学門、大学門”干部也不行。不讀書不行，讀書太多了也不行。本事，光靠讀書不行，要靠实践。我們的国家主要靠在实践中讀書的干部掌握。

各省都要搞軍事工业。要从工业、农业、文教挤出錢来。不要办那么多正規学校。清华，学生一万多，教职员、家属四万多。这样，領導精神会大大浪费。

院士、博士，不一定要搞。

关于军事工作落实与培养 革命接班人的讲话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六日)

講二個問題：一个是地方党委抓軍事問題，二是要搞接班人。……光看表演不行。要抓兵，要搞武器工厂……省对军队、对民兵要过問。你們省委第一書記都是政委，多少年不履行职务，只是空头政委，不抓軍事，一旦发生問題，不帮忙，就会手忙脚乱。不管敌人从那里来，要做到有准备，我們的国家就亡不了。各級党委都要抓軍事工作，抓民兵工作……我們这样的国家，这样大的战綫，光靠中央的几百万解放軍怎么行呢？不靠，你們就得自己打主意了，守土有責……要打原子彈沒話講，他要打嘛！他丟原子彈我們走。他們进城我們也进城，敌人就不敢打原子彈了，我們搞巷戰，总而言之和他斗。

要把民兵很好整頓一下，从組織上、政治上、軍事上整頓。組織上整頓，就是基干民兵、普通民兵有多少組織上确定下来，有战士、班、排、連、营、团、师長，而且真正起作用。还有政治工作人員也要組織起来，一旦有事，拿起枪来就走。有人說，当三个月民兵精神面貌大不同啦。民兵組織要有組織，有兵、有官，要落实。現在許多地方不落实，要做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政治落实要有政治机构，有政委、教导員、指导員。政治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要分清馬列主义、修正主义。

兵中的好人坏人，把坏人清理出去。要向民兵講清，不論出了什么大事，不要慌慌張張，你慌張还能打胜仗？打枪、打炮、打原子彈都不要慌張。政治上准备好了，就不慌了。原子彈打下来，无非是見马克思，自古皆有死，人不信不立。死就死，死不完就干。把中国人都打死？我看就不見得，帝国主义也不会干，他剝削誰呀！……二十年战争，我們不是死了許多人嗎？黃公略、劉胡蘭、黃繼光。我們沒有死，是剩下来的渣子。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死。×××同志就是閻王招手，他沒有去，現在还活着。軍事上也要准备，和平时期要搞点枪，打起仗来再搞就晚了……只知搞文，不知搞武，只要人，不要枪。打起仗来要靠中國頂住，靠修正主义是不行的。敌人打进来，我們就可以打出去。总而言之，我們准备打，打起仗来不要慌張，打原子彈也不要慌張。不要怕，无非是天下大亂，无非是要死人。人总是要死的，站着死，躺着死都行，不死就干，打死一半还有一半。……对帝国主义不要怕，怕也不行，越怕越沒勁；有准备，不怕，就有勁。

二、准备后事——接班人問題

帝国主义說我們第一代沒問題，第二代也变不了，第三代第四代就有希望了。帝国主义这个希望能不能实现呢？帝国主义这話灵不灵？希望講得不灵，但也可能灵。苏联就是第三代出了苏联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的，我們也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修正主义？我們怎样培养革命的接班人？我看有五条：

- 1.要經常觀察和教育我們的干部，要懂得一些馬列主义，最好稍多一些馬列主义。要搞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

2. 要为大多数人服务，不为少数人，要为中国大多数人服务，也要为世界大多数人服务，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地、富、反、坏、右。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书记、中央主席。赫鲁晓夫为少数人，我们是为多数人。

3. 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以前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那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确方针，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胜利。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高、饶、彭、黄、张、周、谭、贾等十多人出在中央。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人就搞阴谋，他要搞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要搞的嘛！如吴自立、白银厂，还有陈伯达讲的小站。各部门、各地方都有搞阴谋的人，朝中有官，下有群众，没有这种人不称其为社会。我上一次就说过，不是我喜欢有这种人，而是客观存在，不然就没有对立面，就是形而上学。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一边，这才捏得牢，如果都向一边就没有用了。世界上没有纯的物质，没有真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还有零点零一。这一道理多数人没有想通。完全纯是没有的，不纯才成为社会、物质、自然界。纯就不合乎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是对立统一。扫地，一天到晚扫二十四点钟头，还是有灰有尘土。你们看，我们那一年纯过吗？我们党的历史有五朝领袖，第一朝是陈独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仲发（实际是李立三）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张闻天）。五朝领袖都没有把我们搞垮，搞垮不容易，这是历史经验。帝国主义也好，我们自己冒出来的也好，都没有把我们搞垮。解放以后又出了高岗、饶漱石、

彭德怀，搞垮了我们没有？也没有。彭德怀当国防部长七年也未把解放军搞垮。几品官一出来就沒有希望了。要别人讲，不要一言堂。要团结大多数人。形式有民主，作了决议，还有说他那时未通过，×××说：中国要保持讲道理，人民解放军要保持讲道理，有了这一条，彭德怀就搞不成。

4. 要有民主作风，遇事要与同志商量，要充分酝酿，总要听各种意见，反对派意见要讲出来，不要一言堂。人是可以变的，×老不是变了嗎？牛可以驯来耕田，人为什么不可以变？有少数人是不能改变的，如于学忠，章伯钧，刘立明，党内有××，×××，他们是没有变不了的，吃了饭就罵人。还有郑仁三，也是不变的。各省都有一点是极少数，不变也可以，让他们去罵。要团结大多数人。我看对吴自立不要开除党籍，要劝他们改好。要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要讲民主。不要光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开了会就成了反翻案，形式的民主。开会自己讲几个鐘头，好象真理都在我手里。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对毛澤潭发脾气，敲棍子，他说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我看他这个话有道理。共产党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

5. 自己有了错误，要自我批评，不要总是自己对。要比较少出错主意。讲错话，出坏主义，少一点好。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三个仗，一个打败，二个打胜，就比较好，就可以当下去。……不要搞过火斗争，要帮助人家改正错误，只要他认真改正了错误，就不要总是批评没个完。

接班人就要马列主义的，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的，要团结大多数，要发扬民主作风，要自我批评。我想的不完全，你们自己再研究研究，布置一下。都要搞几个接班人，不要

总是認為自己行，別人什么都不好，好象世界上沒有自己，地球就不轉了，黨就沒有了。死了張屠夫就吃帶毛豬？什麼人死了也不怕，什麼人死了就有很大的損失？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不是都死了嗎？還是要繼續革命。死了一個人有什么了不起的損失？沒有哪回事。人总是要死的，死有各種死法，被敵人打死，坐飛機死，游泳淹死，細菌病死，無病老死，包括被原子彈炸死，要準備隨時離開自己的崗位，隨時準備接班人。每個人都要準備接班人，還有三線接班人，有一、二、三把手，不要怕大風大浪。……

接見桑給巴爾專家 米·姆·阿里夫婦的談話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八日)

主席：先照個像吧！

(照像，然後坐下)

主席：你們是非洲來的，桑給巴爾的？

阿里：是的。

主席：(對江××)你講的是什麼？

江××：英文。

主席：(對阿里)聽說你有中國有几年了。

阿里：是的，有四年了。

主席：你為我們做了很多工作，幫助了中國人民搞廣播事業。

金××：他幫助我們辦了斯瓦希里語廣播，幫助我們培養了斯瓦希里語的干部。

主席：好！

阿里：北京電台也幫助了我們的人民，幫助他們了解世界情況。

主席：聽得到嗎？

阿里：聽得很好，不僅桑給巴爾聽得到，而且整個斯瓦希里語地區都聽得很清楚。

主席：有幾個國家？

阿里：有坦噶尼喀、肯尼亞、烏干達一部分，還有剛果。

主席：哪個剛果？大剛果？

阿里：幾乎兩個剛果。

主席：啊，肯尼亞、坦噶尼喀、桑給巴爾，兩個剛果。

(阿里給主席點烟)

主席：謝謝你！(用英文講)

你為什麼要回去？

阿里：這是國家的需要。

主席：國家要你回去。你們這回來的聯合共和國代表團里面有你們的一個部長，你遇到過他嗎？

阿里：是巴布，我見過他。

主席：我是頭一次見到他，他很高。

阿里：是的。

主席：他現在在坦噶尼喀的首都工作？

阿里：他沒有去，將來可能去。

主席：你們過去是朋友？

阿里：是的。實際上是他把我介紹到中國來的。

主席：你走了就沒有人啰。

阿里：還有，還有六個桑給巴爾人工作。

主席：你們兩個人走了，還有四個？

阿里：不，我是說還有六個。一個在電台，四個在外交出版局，一個在外語學院。

主席：都是桑給巴爾的，有沒有坦噶尼喀的？

阿里：有一個，他在中国出版社工作，翻譯斯瓦希里文。

主席：你們那里的氣候同我們這裡的不同吧？

阿里：是的，但我們已經習慣了。我們那裡不下雪。

主席：幾個冬天了！

阿里：可是我已經習慣了。

主席：你們那裡是南半球還是北半球，南緯度還是北緯度？

阿里：實際上是在赤道。

主席：在赤道上不是很熱嗎？

阿里：是的，但是我們那裡只是一個小島，不太熱。

主席：海洋性氣候。

阿里：是的。

主席：你有中國朋友嗎？

阿里：很多，很多。

主席：到外地去參觀訪問過沒有？

阿里：去過。一九六一年去了哈爾濱、廣州、上海、杭州以及其他地方。最近還有幸到井崗山去了一趟。

主席：哦，爬到山上了。

阿里：瑞金我也去了。

主席：哦。

阿里：我看到了第一次蘇維埃政權的所在地。我們同井崗山的人民進行了交談，同老干部，老區人民交談。他們給我介紹了許多情況。

主席：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我們在那裡，到現在三十七年了！後來轉移到瑞金去了。瑞金地區比較大，有幾百萬人口——不只是瑞金一個縣，有幾十個縣，在那裡打過很多勝仗。後來萬里長征到了北方。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五年，到了陝西北部。甘肅也到過。也到過山西，過黃河到太原附近。山西靠近河北省。後來打日本 主要以延安為中心，在長江以北各省。後來發展到滿州。日本走了，蔣介石又來了。蔣介石打我們，我們就同他打，打了三年半，打垮了蔣介石大部分軍隊，百分之九十的軍隊。剩下的都跑到台灣去了。他歷來是靠美國保護的，現在還是靠他們的（美國的）第七艦隊。所以美國同我們還和不了。美帝國主義是很凶惡的帝國主義，也是最大的帝國主義，它對你們也有影響。

阿里：是的，美國現在正想一切辦法滲入桑給巴爾。

主席：坦噶尼喀、桑給巴爾過去是英國的殖民地還是半殖民地？

阿里：英國把桑給巴爾殖民地了，把它叫做“保護地”。

主席：有个國王，叫蘇丹。

阿里：正是因為有個蘇丹，所以叫“保護地”。

主席：坦噶尼喀呢？

阿里：叫做“領地”。

主席：那就沒有什麼國王嚟？是英國直接管轄？

阿里：是的。

主席：還有肯尼亞、烏干達呢？

阿里：肯尼亞是殖民地，烏干達有國王，也叫做“保護地”。

主席：南北羅得西亞呢？

阿里：沒有國王，是殖民地。

主席：現在那里白人還不少哩？

阿里：是的，在坦噶尼喀、肯尼亞有移民。在肯尼亞，因為氣候比較涼，有許多移民。

主席：有多少？聽說有幾十萬。

阿里：是的，有幾十萬。

主席：聽說有三十萬。

阿里：是的。

主席：肯尼亞有多少人口？三百万？

阿里：八百五十萬。

主席：有这么多？

阿里：是的，坦噶尼喀的人口還要多，有九百萬。

主席：有一千万。

阿里：可能，我的數字是很久以前的人口統計。

主席：你去過坦噶尼喀嗎？

阿里：只是路過。

主席：到過肯尼亞嗎？

阿里：到烏干達去時路過。

主席：現在回去走哪一條道？

阿里：經過巴基斯坦、肯尼亞，也可能經過坦噶尼喀再到桑給巴爾。那兒有兩條航線，一條直达線從肯尼亞到桑給巴爾，另一條從肯尼亞經過坦噶尼喀到桑給巴爾。

主席：你的皮膚顏色看起來同坦噶尼喀人有點不同。

阿里：是的，坦噶尼喀人更黑一些。

主席：還有個馬達加斯，那裡的人的皮膚同非洲其他地方的人也不一樣。

阿里：嗯。

主席：希望你們今後有機會再到中國來。

阿里：中國已經是我們的家了。

主席：來旅行，觀光。就談到這裡吧？你還有什麼問題沒有？

阿里：有，我想請問您幾個問題。現在非洲人民的鬥爭，正在蓬勃發展，鬥爭越發展，我們對帝國主義的打擊越大。但是這個鬥爭還要走很長一段道路。我雖然讀了不少文件，但是還希望您談談您對非洲人民鬥爭的前景有些什麼看法。

主席：我對非洲的情況不太熟悉。但依我看，過去十年、十一年，從一九五二年埃及推翻法魯克王朝起，非洲的變化是很大的。英國人，法國人，他們不甘心被打敗的，進行了對蘇伊士運動的攻擊。另一個地方是阿尔及利亞，打了八年仗。阿尔及利亞以少數軍隊抵抗幾十萬法國軍隊。結果，法帝國主義失敗了，阿尔及利亞勝利了。最近不久，你們國家也有變化，你們國家只有三十萬人口，敢於起來推翻帝國主義的走狗，帝國主義也不敢怎樣。坦噶尼喀也獨立了，英國軍也走了。肯尼亞呢？

阿里：肯尼亞也獨立了，但兵變以後英國軍隊還在。

主席：還有嗎？聽說非洲國家軍隊去了。

阿里：這是在坦噶尼喀。

主席：哦，在坦噶尼喀。

阿里：在肯尼亞情況有點不同。肯尼亞與英國有協定，

英在肯有基地。英国军队到年底才撤走。

主席：他們最終是要走的。

阿里：对！

主席：在剛果，我說的是大剛果，有个盧蒙巴，是个民族英雄，被整死了，但斗争还在发展。在最近大半年，斗争有发展。在西南非洲，安哥拉，葡屬殖民地，斗争也在进行。我对非洲虽然不熟，但我看來，根据过去十年的情况，可以说，在今后十年会有更大的变化。可能你們也是这样看。我們要从历史看，从发展看嘛！困难一些的是南非。那个地方有三百多万白人，他們是不愿意走的。那个地方要解放，恐怕时间要長一点。

洲洲、非洲、拉丁美洲，这三大洲，現在都有革命形勢，這三大洲占世界人口的最大數。這是事實。這是世界的大多數，歐洲、新西蘭、澳洲和北美洲是少數。

(阿里給主席敬烟)

阿里：現在非洲沒有共产党。您認為在非洲建立共产党
的时机是否成熟？您对非洲的统一战綫有什么看法？

主席：建立共产党的問題，要看那个地方有沒有产业工人。我看，在非洲有工业，很多国家有工业，有的是帝国主义建立起来的，有的是非洲人自己建立起来的，有矿山、铁路、公路以及其他工业。現在虽然沒有共产党，但总有一天会有的。現在也不是沒有共产党，阿尔及利亞有，摩洛哥有，南非有。阿尔及利亞共产党不是革命的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修正主义的党，如阿尔及利亞的党，还不如民族解放的党，因为他们进行民族解放战争，阿尔及利亞共产党是反对解放战争的，它听法国共产党的命令。阿尔及利亞共产党

是反對我們的，反華的，阿尔及利亞政府，阿尔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是同我們合作的。不知道什么理由他們反對我們，有什么利害關係反對我們，我們不懂。

还有个例子，亞洲的伊拉克共产党，也是反华的，只注意反对中国共产党，而不注意他們自己面临着政变的危机。就是去年，来了一次政变，把卡塞姆杀了，把党的总書記也杀了。你知道这件事嗎？

阿里：知道，在報上讀到過。

主席：殺了許多共產黨，殺了許多修正主義，也殺了許多進步人士。你說，為什麼伊拉克共產黨反對我們？

阿里：听指揮棒。

主席：听指挥棒，搞和平过渡。

再有一个是巴西，也不贊成我們，因為我們不同意和平過渡。几个月以前发生了政變，把總統趕跑了。修正主義黨的領袖被判了八年徒刑。這個黨的領袖到中國來過，叫普列斯特，是個很有名的共產黨員，後來成了修正主義者。美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不管是修正主義，不是修正主義，他們是不管的。有九個中國人被捕，六個是貿易工作者，三個是新聞記者。

這就是說，修正主義不反對帝國主義，同帝國主義、反動派妥協。非洲工人階級會得到教訓的。可能出現一些修正主義的黨，也可能出現一些馬克思主義的黨。

統一戰線的問題，是反帝不反帝的問題。反帝的都要團結起來。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範疇來講，就是看他反帝不反帝。至于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不是名義上的），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的經濟，那就是

另外一件事了，这不仅是触动帝国主义的利益，而且要触动资产阶级的利益。譬如讲，现在，阿尔及利亚有可能走社会主义。老的一批人跟不上，包括临时政府的总理阿巴斯，贝勒卡塞姆，他们跟不上人家。

阶级斗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讲阶级斗争的，社会上有阶级斗争。我们同国民党有两次统一战线。一次是北伐，那是一九二七年。第二次是打日本的时候。第一次统一战线，北伐打到长江流域，国民党得到了政权，就反对我们，我们只好同它打，上了井岗山，后来到了瑞金。

后来，日本人打进来了。蒋介石感觉到再要同我们打下去不行了。就建立了第二次统一战线。这次统一战线有八年之久。一方面国民党同共产党团结，反对日本，另一方面，国民党又每天反对我党。我们怎么办？这一边有日本，那一边又有国民党，所以我们采取了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团结为主。这样，同国民党维持了八年。日本投降了，国民党打我们，统一战线就破裂了。破了就破了嘛！我们打胜了，他们打败了。我们没有大城市，没有外国的援助，我们军队人少，没有空军，没有海军，没有飞机，没有大炮，只有轻武器，不是我们自己造的，是我们缴来的。

这样岂不是没有统一战线了吗？把他赶到台湾去了，但是，还有统一战线。其实，我们的统一战线更广泛了。我们中国有八个民主党派。国民党在的时候，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与我们接触不很广泛。在解放以后，他们都走了。我们把他们都团结起来。在北京的大学教授，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教授，和在上海、广州，大学教授都不走，他们感觉到跟着国民党没有前途。

基本的统一战线是同工人、农民的统一战线。也是在解放后，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实现。

国民党代表大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我是讲它的后期。国民党曾经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那时，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是中国唯一的、最进步的政党。那时还没有共产党。共产党是后来才有的，一九二一年才有共产党。后来共产党和国民党建立了第一次的统一战线。

后来，国民党反对共产党。打了十年仗。它变成了帝国主义、美国、英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为什么它变成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我们还可以同它形成第二条统一战线呢？因为日本打进来了。

日本侵入东北的时候，国民党还打我们。只是在日本打进关内，向大陆进攻时，它感到同共产党不讲和不行了，所以才形成第二次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

蒋介石是站在美、英、法一边的，反对日本、希特勒、墨索里尼，一派帝国主义，打另一派帝国主义。德、意、日三个国家变成了战败国。要看什么条件，那时美、英、法，我们也可以同它们合作。在战后就发生了变化，美国想控制世界。日本变成了战败国，意大利、德国变成了战败国。英法削弱了。非洲为什么起来呢？就是因为帝国主义削弱了，英法削弱了。

大概非洲……，对英、美、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对广大人民来说，都不会有什么好感的。为什么我们同你们非洲人、黑人讲得来呢？我们有共同之点。

阿里：我们非洲人与帝国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我们看到中国解放了，中国人民的斗争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在

中国解放之后，我們更加了解中国。

我們的斗争不断发展，因为中国给了我們許多經驗。中國給了非洲人民很大的支持和鼓励，我們非常感謝。中国发表了許多支持我們的声明。近几年来，我們能到中国來，參觀了許多地方，对我们很有帮助。

苏联修正主义告訴我們要和平共处，裁軍，說這是我們的主要任务，說要把裁軍省下来的錢來援助我們。但是，我們的斗争要靠自己的力量。

主席：对！

阿里：在这方面，修正主义越来越同帝国主义勾結在一起。在您看来，他們勾結到什么程度。

主席：可能进一步勾結。帝国主义同修正主义又勾結，又有矛盾。修正主义同修正主义也有矛盾。修正主义有几十个党，但並不是很團結的。帝国主义之間也不是很團結的。你看，法国同英國就不是很團結的。日本壟斷資本家，日本政府首先打了美国的珍珠港，以后佔領了菲律宾，越南、泰国、馬來亞、印度尼西亞，打到印度的东部，佔領了大半个中国，朝鮮就不再講啰，本来就是它的殖民地。現在这些地方都独立了，有的还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在美国控制下的有南朝鮮、南越、菲律宾。日本也是在美国半控制之下。你說，日本，不要說人民，就是大資产阶级，他們会舒服嗎？我不相信。我不相信美国帝国主义同日本壟斷資产阶级沒有矛盾。

我們說有兩個中間地帶。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間地帶。欧洲、加拿大、澳洲新西兰、日本是第二个中間地帶。日本的壟斷資本家受美国欺侮，我們反对欺侮。有一些人听得进去中間地帶的說法。

这个話不是現在才講的，是一九四六年就講了。那时候沒分第一、第二，只講了中間地帶，講苏联同美国之間是中間地帶，包括中国在內。一九四六、一九五六、一九六四，……十八年了，話講了十八年了。那时我們在延安，是同美國記者講的，她叫斯特朗。

阿里：我認識她。

主席：她七十几岁了！

那时美国代替了德、意、日，想控制世界，它的目的是侵略中間地帶，不是打苏联。反苏这个口号，是烟幕。与反华的性質一样，其目的是要整中間地帶，以反华为口号。

阿里：我耽心主席的時間。請允許我表达我的感情。到中国來以后就一直盼望着有这一天，今天終于實現了。我的感情是无法用言語来表达的。

主席：你看过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書籍沒有？

阿里：看过，也看过您的著作。

主席：我是从馬克思、列寧那里学来的。

阿里：您发展了馬克思列寧主义。您的著作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更加易懂。

主席：比較通俗一些。

阿里：这是我的感覺，您的著作写得很通俗。

主席：我也没有多少著作。

阿里：不，很多。

主席：好，就說到这里吧！

阿里：再見！

阿里夫人

主席：再見！

接見智利新聞工作者代表團的談話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主席：你們以前都沒到過中國嗎？

席爾瓦：都是第一次來中國。

主席：第一次來過以後就能再來啦！我們兩國記者和兩國人民互相聯繫，這是好事。我們兩國政府還沒有建立關係，你們政府大概會有困難。也許你們的政府不高興我們。

席爾瓦：不，他們並不是不高興。前不久智利政府向中國賣了銅和硝石，這就是一個證明。

主席：有生意嗎？

席爾瓦：是。

主席：那好。

席爾瓦：不久前在圣地亞哥舉辦了中國經濟展覽會，引起了智利人民很大的興趣。許多工人、學生、職員都去參觀。他們看到了原來以為中國不能生產的許多機器和其他產品。

主席：我第一次從你口里知道中國在圣地亞哥舉辦了經濟展覽會。看來，我這個人官僚主義很厲害。

席爾瓦：早在上世紀，就有中國人到達我們的海岸，他們很勤勞，很受尊敬。我們的政府是主張民主的，而且實行民主。對其他國家政府採取不干涉政策。比如，我們和古巴就有外交關係，而且哈瓦那有智利的大使館。

主席：有嗎？過去巴西在古巴有大使，現在還有嗎？

席爾瓦：沒有了。

主席：巴西發生了變化。

巴斯克斯：巴西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變化。

主席：巴西政變當局把中國人抓起來了，九個人中七個是做生意的，兩個是記者。他們把中國人抓起來，不知對巴西統治集團有什么好處。

席爾瓦、巴斯克斯：毫無好處。

主席：他們可能得到一些美元。

席爾瓦：可能是這樣。

主席：對他們沒有什麼好處，做這樣的事干什么！

席爾瓦：我要向毛主席談到這樣的情況，拉丁美洲的報紙經常受到美國佬通訊社的影響，他們經常製造一種氣氛，說中國要挑起戰爭，或準備戰爭。但是，我們在中國的參觀中亲眼看到的一切，證明中國人熱愛和平，渴望和平，不要戰爭。昨天我們有機會得到陳毅付總理的証實。中國是渴望和平不要戰爭的。我們看到並証實中國人民是在和平的基礎上來建設中國。

主席：打仗對我們沒有好處，我們要進行建設，打仗就會把我們進行的建設打爛了。國民黨打內戰我們打了好多年，後來我們又跟日本打了八年。不是我們打到日本去，而是日本打到中國來。講長遠一點，都是外國打到中國來。中國曾和英國打了幾次戰爭，如一八四〇年在廣東的鴉片戰爭。還有八國聯軍的戰爭，八個國家占領了天津，打到北京。中國和日本戰爭，是一八九四年在渤海灣的旅順、大連打的。以後日本占領了我們東北。在那以前，沙皇俄國和日本還是在中國的土地上打仗，那是在旅順、遼陽、沈陽一帶。最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幾乎侵佔全中國。這些都不是我

們打到外國，都是外國人打到中國來。中國人打到外國去，在古代有過，那是中國的皇帝，打倒越南、鮮朝。以後日本占領了朝鮮，法國占領了越南。一九一一年，我們推翻了清朝皇帝，接着就是各種軍閥混戰，那時中國完全沒有共產黨。有了共產黨以後，就是革命戰爭，那也不是我們要打，是帝國主義、國民黨要打。比如我這個人，也做過新聞記者，當過小學教員，那時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共產黨，因此也沒有想到自己要加入共產黨。一九二一年中國有了共產黨，我就變成共產黨員了。那時我們也沒有準備打仗。那時我是一個知識分子，當一個小學教員，也沒學過軍事，怎樣知道打仗呢？那就是國民黨搞白色恐怖，把工會、農會都打掉了，把五萬共產黨員殺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因為白色恐怖，有一些共產黨員不干了，消極了，只剩下幾千共產黨員，上山打游击，後來經過萬里長征，跑到北方來。軍隊原有三十萬，剩下兩萬多人，你看，不是共產黨員沒有用了嗎？人數不是很少了嗎？兩次人數減少，前一次在一九二七年，這次在一九三四年。我們人數少了敵人就高興了。恰好在人數減少的時候，我們改正了錯誤，走上了正確的道路，後來人數又有了發展。日本走了以後，蔣介石再來打我們的時候，敵人就不行了。那時我們建設只有十五年時間。中國要和平。凡是講和平的，我們就贊成。我們不贊成戰爭。但是對被壓迫人民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我們是支持的。對古巴我們是支持的，對阿尔及利亞革命戰爭我們也是支持的，對越南南方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戰爭我們也是支持的，這些革命是他們自己搞起來的。不是叫卡斯特羅起來革命的，是他自己起來革命的。你們相信嗎？是美國叫他革命的，是

美國走狗叫他革命的。是我們叫本·貝拉革命的嗎？以前我們不認識這個人，到現在我們還沒見過他。是他們自己起來革命的，他們成立了臨時政府，我們就承認。他們要支持，我們就給他支持。帝國主義說我們是“侵略者”，是“好戰分子”，在某一點上講也有些道理。因為我們支持卡斯特羅，支持本·貝拉，支持越南南方人民反美戰爭。還有一次是在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三年，美國侵略了朝鮮，我們支持了朝鮮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戰爭，我們的這一方針是公開宣布的，我們是不會放棄它的。要支持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如果不支持，就會犯錯誤，就不是共產黨員。你們知道阿聯總統納賽爾不是共產黨員，但支持過阿尔及利亞革命。他們不是共產黨員，他能支持阿尔及利亞，難道我們是共產黨員就不能支持阿尔及利亞嗎？當一百七十多年以前，華盛頓起來反對英國的時候，法國支持了華盛頓，難道當時法國人是共產黨員？法國在當時已是共和國。美國反對英國的革命勝利在哪一年？

巴斯克斯：一七八九年。

主席：一七八九年七月四日是起義的日子，還是勝利的日子？

巴斯克斯：是起義的日子。

主席：那時中國還沒有共產黨，全世界還沒有共產黨。共產黨出世是在十九世紀的事。大概我們這個“好戰分子”，“侵略者”的稱號還要繼續下去。

主要一條還是我們國內問題。在國內，我們把美國走狗蔣介石趕走了，把美國的勢力也趕走了。所以美國對我們不那麼高興。我不是指美國人民，而是指美國資本家。在北京

也有一些美国人，他們對我們是友好的。

你們那麼喜欢美國資本家嗎？

巴斯克斯：我們不喜欢。

主席：美國要把拉丁美洲變成它的殖民地。

席爾瓦：它永远做不到，但在經濟上可能做到。

主席：我是說在經濟上，許多時候是在政治上。比如說，巴西前總統古拉特，我見過他，他的黨是工人黨，不是共產黨，美國人都不能容忍它，把他推翻。甚至稍微不听他的話的吳庭艷，美國都把他殺掉。在美國國內也不是那麼和平的。吳庭艷兄弟是被美國肯尼迪政府殺掉的，沒過幾個月，肯尼迪又見上帝去了。不知什麼人把他殺掉的。是共產黨人還是什麼人？美國不說是共產黨干的，也不說是什麼人，這個案子到現在都審不清。美國說我們是“侵略者”，我們說他是侵略者；他說我們是“好戰分子”，我們說美國政府的大資本家是好戰分子。究竟誰是好戰分子，要叫全世界人民看。在我們周圍布滿了美國軍事基地。總不是我們占領了美國什麼島嶼，而是美國佔了中國的台灣。你們智利沒有侵略我們，我們也沒有侵略智利，我們沒有侵略任何拉丁美洲國家和非洲國家。我們只侵略了亞洲一個國家——中國。（眾笑）跟帝國主義打了幾十年仗，把它趕走了。這件事情使美國很不高兴，其他帝國主義也不高兴。不過現在沒有辦法，總不能從地球上把我們搬走，等於從地球上不能把你們搬走一樣。他們想把古巴搬走也不行。甚至很小的國家它要搬走也不行，比如阿尔巴尼亞。

主席：你們智利有多少人口？

席爾瓦：有七百萬，相當於北京的人口。

主席：北京城市人口只有四百多萬，你們的人口跟上海差不多，上海有七百多萬人口。你們去過上海嗎？

巴斯克斯：去過。這次在中國旅行還去了瀋陽、鞍山、撫順、長春、南京、無錫、杭州。

主席：你們去了不少地方，花了多少時間？

佩雷斯：二十七天。這次旅行，非常有興趣，在智利对中国很少了解。這次參觀了工廠、學校、農村等。

主席：還參觀了工廠、學校了嗎？

佩雷斯：是，除了工廠、學校，還參觀了人民公社、礦山、石油、鋼鐵、汽車製造等工廠和上海工業展覽館。

主席：中國的工業建設在我們說來才剛剛開始，和我們的人口比較起來，還很不相稱。因此外國人說：中國是很落後的，這一點我們早就說過了。要改變中國的落后面貌，也不是很短的時間能做到的。至少要幾十年的功夫，你們國家的工業是不是比我們先進一些？

席爾瓦：也不。我們的工業發展根據人口看，還可以。我們有紡織工業、冶金工業，但比起鞍鋼來還差得多。

主席：應該按人口比，我們雖然有鞍鋼，但按人口比還很不相稱。

席爾瓦：不管怎樣，你們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主席：有點成就，不算很大，有一點。

席爾瓦：我們所得到的印象和主席所說的相反。我們看到在黨的領導下，全體中國人民幹勁十足，抱着犧牲的精神，完成黨所交給的任務。

主席：這一點是真的，中國人民有組織有紀律的，你看我們的警察很少，只有不多的交通警。人民自己組織起來維

持交通。

巴斯克斯：這一點已深深地引起我們的注意。

主席：在舊社會是不可能的，沒有軍隊和武裝警察，就發生搶劫、偷盜。現在北京搶劫現象沒有了，偷盜還有一點，也不多了。

席爾瓦：在這樣有七億人口的國家，人民的覺悟不可能都是一樣的。

主席：人民自己來批評那些小偷行為，靠人民自己維持秩序。

巴斯克斯：我們看到在街上，在學校，少先隊員維持秩序，使我們深受感動。

主席：解放初期北京還有些車禍，現在可以說沒有什麼車禍了，汽車壓死人的事可以說很少了。

佩雷斯：实在是這樣。

主席：的確比初解放几年起了變化，我們訓練司機避免車禍，也教育行人不要亂闖。

我們這裡還有一些貪污分子，我們對他們進行批評。我們把它叫做整風。要做到政府工作人員不貪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把它當做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把這少數人教育過來，總相信多數人是好的。無論哪一國的人民，做壞事的總是少數，並且做壞事的人也可以改變。甚至跟我們打過仗的，被我們俘虜的國民黨將軍也可以改變。經過改造，他們不那麼反對我們了。還有一個清朝的皇帝也是這樣，他們過去當皇帝，好不自由。

巴斯克斯：過去他只能看小山的景致，現在他解放了。

主席：過去當皇帝時，他不敢到處跑，是怕人民反對他，也怕喪失自己的尊嚴。當皇帝到處跑怎麼行。可見得人是可以改變的。但不能強迫，要勸他自覺，不能強壓。美國人說我們“洗腦筋”。腦筋怎麼洗法，我還不知道。我的腦筋就是洗過的。我以前信過孔夫子、康德那一套，後來不相信了，信了馬克思主義啦！這是帝國主義、蔣介石幫了我的忙，是他們給我洗的。他們是用槍屠殺了中國人民。譬如日本在中國就不知殺了多少人，占領了大半个中國，後來美國和蔣介石又發動了全國性的反對我們的戰爭。他們都是些給人洗腦筋的人，使全中國人民都團結起來和他們鬥爭，中國人民的精神面貌從而起了變化。你們說是誰把卡特羅的腦筋給洗了？（眾笑）

席爾瓦：關於洗腦筋這一點，我要親自問主席說：你們不僅只洗掉我們腦筋里美國的謠言，也使我們睜開了眼睛，看到了中國的現實。

主席：你們過去大概對中國不太清楚吧？看一看就清楚了。你們每五年來一次，看看我們有沒有進步。

席爾瓦：主席，你作為馬列主義的最高領袖，可以感到非常滿意和高興。因為有這樣的國家全國人民守紀律，努力工作，在中國全力進行建設。在這十五年中已清除了在幾個世紀里遭受的貧困、壓迫和掠奪，你們已經取得了很大成就，相信今后將會取得更大的成就。

主席：不能估計太高，我對我們的工作不那麼太滿意，我們的工業、農業、文化、教育、科學所取得的成就，比起我們那麼多人口，還不相稱，這是事實。我們僅只說比國民黨蔣介石統治時期進了一步。還有一件事實，美國人說，我

我們政府不是今年要倒台，就是明年要倒台，這件事恐怕不那麼真實。看來今年不會倒，明年不會倒，後年呢，我說也不會倒。要把我們政府打倒，需要美國、蔣介石打到我們這裡來，把我們打倒，即使他們來了，也不一定要達到目的。他們曾經來過，可是打輸了。現在南越只有一千四百萬人口，美國在那裡進也不好，退也不好，陷在泥坑裡。對拉丁美洲，美國也是頭痛的，在這一點上我們是樂觀的。全世界人民總要起來的，自己做主人，不要資本家做主人，因為我們相信這一點，所以那些資本家對我們不那麼好感。但是為什麼除了美國，有那麼多資本家跟我們做生意呢？就是因為我們不干涉他們的內政。美國人想跟我們做生意，我們就不做，想派新聞記者來，不成。我們認為大問題沒有解決以前，這些小問題、個別問題可以不忙着去解決。所以智利新聞工作者能來中國，美國記者來不了。但總有一天會來的，總有一天兩國關係會正常化的。我看還要十五年，因為已經過了十五年了，再過十五年就是三十年。如果不够，就再加。

席爾瓦：我們非常感謝你，你在繁忙的工作中，能抽空接見我們，我們能聽到主席親口和我們談話，我們將把這些話帶回去，作為對我國人民的問候。

主席：問候你們國家的人民，問候願意跟中國交朋友的一切人。

席爾瓦：我們有許多人願意跟中國交朋友。

主席：我相信這點，你們就是證明。

席爾瓦：我們在智利也接待過三個中國去訪問的記者代表團。

主席：中國有記者到過智利嗎？

席爾瓦：在座的常××先生就參加了中國訪問智利的第一個記者代表團。

主席：他（指常××）所在的報紙《大公報》有六十二年的歷史了。過去為滿清皇帝服務過，替北洋軍閥服務過，替蔣介石服務過，現在替人民服務。

巴斯克斯：我所在的報紙，也是一九〇二年創辦，和《大公報》同年創辦，但是現在還沒有為人民服務。

主席：將來可以為人民服務。《大公報》的社長王云生不是共產黨員，現在也不是共產黨員，過去他為蔣介石服務過，也為別人服務過，現在為人民服務。過去很多這樣的人，差不多全部大學教授、中學、小學教員等等，許多人都是國民黨的，但都沒有走，我們不跟這些人合作就沒有教員，就不能辦報紙，也沒有唱戲的藝術家，沒有畫畫的美術家。我們有廣大的統一戰線，其中有許多人不是共產黨員，但都團結在一起。

巴斯克斯：這些都是中國人。

主席：對！但有些中國人就不那麼和氣，比如蔣介石，他也是中國人。（眾笑）那麼多大學教授、工程師、醫生、新聞工作者都為人民服務。我們把他們團結起來，敵人就不高興。就談到這裡為止吧！

席爾瓦：今天能見到主席，感到非常榮幸和幸福，因為到了中國沒見到主席，那就等於沒有到中國。

主席：你們要見我，我就見你們。祝你們一路平安。

和王海蓉同志的談話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王海蓉是外國語學院英語專修科學生)

王：我們學校的階級鬥爭很尖銳，聽說發現了反動標語，都是用英語的，就在我們英語系的黑板上。

主席：他寫的是什麼反動標語？

王：我就知道這一條，蔣萬歲。

主席：英語怎麼講？

王：Long live.

主席：還寫了什麼？

王：別的不曉得，我就知道這一條，章含之告訴我的。

主席：好嘛！讓他多寫一些貼在外面，讓大家看一看。

他殺人不殺人？

王：不知道殺人不殺人。如果查出來，我看要開除他，讓他去勞動改造。

主席：只要他不殺人，不要開除他，也不要讓他去勞動改造，讓他留在學校里，繼續學習。你們可以開一個會，讓他講一講，蔣介石為什麼好？蔣介石做了哪些好事？你們也可以講一講蔣介石為什麼不好。你們學校有多少人？

王：大概有三千多人，其中包括教職員。

主席：你們三千多人中間最好有七、八個蔣介石分子。

王：出一個就不得了，還要有七、八個，那還了得！

主席：我看你這個人啊！看到一張反動標語就緊張了。

王：為什麼要七、八個呢？

主席：多幾個就可以樹立對立面，可以作反面教員，只要他不殺人。

王：我們學校貫徹了階級路線，這次招生，70%都是工人和貧中農子弟，其它就是干部子弟，烈屬子弟等。

主席：你們這個班有多少工農子弟？

王：除了我以外還有兩個干部子弟，其他都是工人、貧下中農子弟，他們表現很好，我向他們學到很多東西。

主席：他們和你的關係好不好？他們喜歡不喜歡和你接近？

王：我認為我們關係還不錯，我跟他們合得來，他們也跟我合得來。

主席：這樣就好。

王：我們班有個干部子弟，表現可不好了，上課不用心聽講，下課也不練習，專看小說，有時在宿舍睡覺，星期六下午開會有時也不參加，星期天也不按時返校，有時星期天晚上，我們班或團員開會，他也不到，大家都對他有意見。

主席：你們教員允許你們上課打瞌睡，看小說嗎？

王：不允許。

主席：要允許學生上課看小說，要允許學生上課打瞌睡，要愛護學生身體。教員要少講，要讓學生多看。我看你講的這個學生，將來可能有所作為。他就敢星期六不參加開會，也敢星期日不按時返校。回去以後，你就告訴這學生，八、九點鐘回校還太早，可以十點、十二點再回去，誰讓你們星期日晚上開會哪。

王：原来我在师范学院时，星期天晚上一般不能用来开会的。星期天晚上的时间一般都归同学自己利用。有一次我们开支委会，几个干部商量好，准备在一个星期天晚上过组织生活，结果很多团员反对。有的团员还去和政治辅导员提出来，星期天晚上是我们自己利用的时间，晚上我们回不来。后来政治辅导员接受了团员的意见要我们改期开会。

主席：这个政治辅导员作得对。

王：我们这里尽占星期日的晚上开会，不是班会就是支委会，要不就是级里开会，要不就是党课学习小组。这学期从开学到我出来为止，我计算一下没有一个星期天晚上不开会的。

主席：回去以后，你带头造反。星期天你不要回去，开会就是不去。

王：我不敢，这是学校的制度规定，星期日一定要回校，否则别人会说我破坏学校制度。

主席：什么制度不制度，管他那一套，就是不回去，你说，我就是破坏学校制度。

王：这样做不行，会挨批评的。

主席：我看你这个人将来没有什么大作为。你怕人家说你破坏制度，又怕挨批评，又怕记过，又怕开除，又怕入不了党。有什么好怕的，最多就是开除。学校就应该允许学生造反，回去带头造反。

王：人家会说我，主席的亲戚还不听主席的话，带头破坏学校制度。人家会说我骄傲自满，无组织无纪律。

主席：你这个人哪！又怕人家批评你骄傲自满，又怕人家说你无组织无纪律，你怕什么呢？你说就是听了主席的话，

我才造反的。我看你说的那个学生，将来可能比你有所作为，他就敢不服从你们学校的制度。我看你们这些人有些形而上学。

（有一次谈到了学习问题）

王：现在都不准看古典作品。我们班上那个干部子弟他尽看古典作品，大家忙着练习英语，他却看《红楼梦》，我们同学对他看《红楼梦》都有意见。

主席：你读过《红楼梦》没有？

王：读过。

主席：你喜欢《红楼梦》中哪个人物？

王：谁也不喜欢。

主席：《红楼梦》可以读，是一部好书。读《红楼梦》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这是一部历史小说，作者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一部。你看曹雪芹把那个凤姐写活了。凤姐这个人物写得很好，要你就写不出来。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读《红楼梦》要懂四句诗：“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贾家）。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史家）。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王家）。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薛家）。”这四句诗是读《红楼梦》的一个提纲。杜甫有一首长诗叫《北征》，你读过没有？

王：没读过。《唐诗三百首》中没有这首诗。

主席：在《唐诗别裁》上。（当时主席把书拿出来，把《北征》这首诗翻出来要我阅读）。

王：读这首诗要注意什么问题？要先打点预防针才不会

受影响。

主席：你这个人尽是形而上学，要打什么预防针啰？不要打！要受点影响才好，要鑽进去，深入角色，然后再爬出来。这首詩熟讀就行了，不一定要背下来。你們学校要不要來你們讀聖經或佛經？

王：不讀，要讀这些东西干什么？

主席：要做翻譯又不讀聖經、佛經，这怎么行呢？你讀過《聊齋》嗎？

王：沒有。

主席：《聊齋》可以讀。《聊齋》寫的那些狐狸精可善良啦！帮助人可主動啦！“知識分子”英語怎麼講？

王：不知道。

主席：我看你这个人，學習半天英文，自己又是知識分子，又不會講“知識分子”這個詞。

王：讓我翻一下“漢英詞典”。

主席：你翻翻看，有沒有這個詞？

王：糟糕，你這本“漢英字典”上沒這個字，只有“知識”這個詞，沒有“知識分子”。

主席：等我看一看。（王把字典送給主席）只有“知識”沒有“知識分子”，這本“漢英字典”沒有用，很多字都沒有。回去後要你們學校編一部質量好的“漢英詞典”，把新的政治詞彙都編進去，最好舉例說明每個字的用法。

王：我們學校怎麼能編字典呢？又沒時間又沒人，怎麼編呢？

主席：你們學校那麼多教員和學生，還怕編不出一本字典來？這個字典應該由你們來編。

王：好，回去後我把這個意見向學校領導反映一下，我想我們可以完成這個任務。

（有一次主席接見外賓之後與王海蓉的談話）

王：外賓跟你講英語，你能不能聽懂？

主席：我聽不懂，他們講得太快。

王：那你接見時講不講英語呢？

主席：我不講。

王：你又不講又不聽，那你學英語做什么？

主席：我學英語是为了研究語言，用英文和中文做比較，如果有機會還準備學點日文。

（有一次主席讓海蓉讀文天祥的詩）

主席：假如敵人把你活捉去了，你怎么办？

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主席：對了。你回去讀一、二十本馬列主義經典著作，讀點唯物主義的東西。看來你這個人理論水平不高。在學習上不要什麼五分，也不要搞什麼二分，搞個三分四分就行了。

王：為什麼不搞五分呢？

主席：五分累死人了。不要那麼多東西，學多了害死人。譬如說漢高祖的《大風歌》：“大風起兮雲（龍）飛揚，威加四海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這首詩寫得好，很有氣魄。寫詩的漢高祖就沒讀過什麼書，但是能寫出這樣的詩來。我們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擔心，他沒有什麼生活經驗和社會經驗，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優越感。要教育他們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輩，而完全靠自己。

对汪东兴同志报告的批示

(一九六四年七月)

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这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玩的。那些吃了饭没有事情做的人才有功夫养花弄花。

全国解放已经十几年了，养花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比过去发展了，现在要改变。我就不喜欢房里摆花，白天好象有点好处，晚上还有害处。我的房子里的花早就让他们撤了，以后又让他们把院子里的花也撤了。你们在院子里种了一些树，不是满好吗？还可以再种。你们的花窑要取消。大部分花要减掉，只需少数人管理庭园。今后庭院要多种树，多种果树，还可以种点粮食、蔬菜、油料作物。北京市区中的公园和香山要逐步改种这些果树和油料作物，这样既好看，又实惠，对子孙后代有好处。

接見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

黑田寿男、細迫兼光等的談話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

主席：欢迎朋友们。对日本朋友十分欢迎。我们两国人民应当团结，反对共同敌人。在经济上互相帮助，使人民的

生活有所改善。文化上也要互相帮助。你们是经济、文化、技术都比较我们发展的国家，所以，恐怕谈不上我们帮助你们，是你帮助我们的多。

谈到政治上，难道我们在政治上不要互相支援吗？而是互相对立吗？象几十年前那样互相对立吗？那种对立的结果，对你们没有好处，对我们也没有好处。同时，另外講一句相反的话：对你们有好处，对我们也有好处。二十年前那种对立，教育了日本人民，也教育了中国人民。

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教员，也是你们的教员。结果日本的命运怎么样呢？还不是被美帝控制吗？同样的命运在我们的台、港，在南朝鲜，在菲律宾，在南越，在泰国。美国人的手伸到我们整个西太平洋、东南亚。它这个手伸得太长了。第七舰队是美国最大的舰队，它有十二只航空母舰，第七舰队就佔了一半——六只。它还有一个第六舰队在地中海。当一九五八年我们在金门打炮时，美国人慌了，把第三舰队的一部分向东调。美国人控制欧洲，控制加拿大，控制除古巴以外的整个拉丁美洲。现在伸到非洲去了，在刚果打仗。你们怕不怕美国人？

佐佐木：让我代表访问中国的五个团体简单地讲几句話。

主席：好。

佐佐木：感谢主席在百忙中接见我们，并作了有益的谈话。我看到主席很健康，为中国社会主义的跃进，为领导全

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日夜奋斗，在此向主席表示敬意。

主席：謝謝！

佐佐木：今天听到了毛主席非常寬宏大量的講話。過去，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給你們帶來了很大的損害，我們大家感到非常抱歉。

主席：沒有什麼抱歉。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帶來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國人民奪取了政權。沒有你們的皇軍，我們不可能奪取政權。這一點，我和你們有不同的意見，我們兩個人有矛盾。（眾笑，會場活躍）

佐佐木：謝謝。

主席：不要講過去那一套了。過去那一套也可以說是好事，帮了我們的忙。請看，中國人民奪取了政權。同時，你們的壟斷資本、軍國主義也帮了我們的忙。日本人民成百萬、成千萬地覺醒起來。包括在中國打仗的一部分將軍，他們現在變成我們的朋友了。

有一千一百多人（指戰犯——編者）回到日本，寫來了信。除了一个人之外，都對中國友好。世界上的事就是這麼怪的。這一個人叫什麼名字？

趙安博：叫飯森，現在當法官。

主席：一千一百多人，只有一個人反對中國，同時也是反對日本人民。這件事值得深思，很可以想一想。你（指佐佐木）的話沒講完，請再講。

佐佐木：毛主席問我們怕不怕美國人。中國已經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現在正在為徹底實現社會主義而工作。而日本，今后才搞革命，才搞社會主義。要使日本革命成功，就必須擊敗事實上控制日本的政治、軍事、經濟的美國。因此，

我們不僅不怕美國，而且必須同它鬥爭。

主席：說得好！

佐佐木：這次我們來中國，同周恩來總理、廖承志先生、趙安博先生以及其他中國朋友一起，就日中問題，就圍繞日中問題的亞非形勢和世界形勢，世界的帝國主義、新舊殖民主義等問題，交換了意見，得到了教益，並且找到了許多共同點。我們回國以後，一定要促進日本社會主義的發展，加強日中兩國的合作關係。

主席：這個好！

佐佐木：日本社會黨和日本的人民羣眾認為，日本是亞洲的一員，因此，他必須同關係很深的中國保持密切的關係，希望中國把日本當作亞洲的一員，同我們進行合作。

主席：一定，互相合作。整個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都反對美帝國主義。歐洲、北美、大洋洲也有許多人反對（美）帝國主義者也反對（美）帝國主義。戴高樂反對美國就是證明。我們現在提出這麼一個看法，就是兩個中間地帶。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個中間地帶。歐洲、北美、大洋洲是第二個中間地帶。日本的壟斷資本也屬於第二個中間地帶。你們的壟斷資本是你們反對的，可是他們也不滿意美國。現在已經有一部分人公開反對美國。另一部分依靠美國。我看，隨著時間的延長，這一部分人中的許多人也會把騎在頭上的美國人趕掉。因為的確日本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它敢于跟美國作戰，跟英國作戰，跟法國作戰，曾經轟炸過珍珠港，曾經佔領過菲律賓，佔領過越南、泰國、緬甸、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曾經打到印度的東部，就是因為那個地方夏天蚊子很多，台風很大，沒有深入進去，打了

敗仗。日本軍隊在那裡損失了二十萬人。這樣一個壟斷資本讓美帝國主義穩穩地騎在自己的頭上，我就不相信。在這裡，我不是贊成再轟炸珍珠港，（眾笑）也不是贊成佔領菲律賓、越南、泰國、緬甸、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當然，我也不贊成再去打朝鮮和中國了。日本完全獨立起來，和整個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歐洲的願意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人們，建立友好關係，解決經濟方面的問題，互相往來，建立兄弟關係，豈不好嗎？

剛才你說到你們日本要革命，將來要走社會主義道路，這個話講得很正確。全世界人民都要走你所講的這條道路，把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埋葬到坟墓中去。

還有朋友提問題嗎？什麼問題都可以提出來，我們商量商量，這是座談會。你們不是有五個團體嗎？

佐佐木：（對日本人說）各團出一個代表講話吧！

黑田：我與其說是提出問題，勿寧說是談一談日本的日中友好運動。

主席：好！

黑田：日中友好運動，開始時只有社會主義者和從事工人運動的人參加。最近，逐漸包括了廣大的各階層人民。這是日中友好運動的變化、特徵，也是一個進步，值得注意。從政黨來說，過去參加日中友好運動的是革新政黨（在日本革新政黨包括社會黨、共產黨），現在保守黨中的一部分人也下決心參加日中友好運動了。從國民的階層來看，過去參加日中友好運動的有工人、農民、學生、知識分子和中小企業者。最近，連壟斷資本中的一部份人，也要日中友好，特別是下決心搞日中貿易。

主席：我也知道，是個很大的變化。單是搞中小貿易，不搞大貿易，不和壟斷資本搞貿易，意義就不完全，也不算大。

黑田：保守黨內和壟斷資本家中有一部分人也開始搞日中友好和日中貿易，當然也有跟美國走的，因此在保守黨和壟斷資本家內部發生了矛盾和分裂。這是最近的突出的情況。而且，這一部分壟斷資本家和保守黨，不能和我們完全一樣，這樣要求他們是不可能的。因此，這裡就必須有鬥爭，那些沒有決心向前看的一部份壟斷資本家和保守黨的背後，有美國的力量，美國在操縱他們。因此，同這部分反動的保守黨和反動的壟斷資本家進行鬥爭，實際上也是和美國進行鬥爭。整個說來，要求恢復日中邦交的運動，成了國民運動。日中友好運動的另一個特點是，日本人民對中國抱有親近感，有的表現出來，有的潛在著。這樣一種感情是促進日中友好，恢復日中邦交的一個很大的力量。日本人對美國沒有這種感情，對英國、蘇聯也沒有這種感情，對中國却有特殊的感情。

主席：中國人民也是這樣，高興和日本人民的代表們親近，關心我們兩國的關係。你們可以看到，到中國什麼地方都可遇到中國人民對你們是友好的。他們知道時代不同了，情況變了，中國的情況變了，日本的情況變了，世界的情況變了。昨天我接待了三十位亞洲、非洲的朋友，也在這個地方（指接見的場所）。有十五位非洲的黑人和阿拉伯人，有十五位亞洲朋友，有一位澳洲朋友，今天你們是三十位朋友，昨天是三十一，其中有日本朋友，就是他（指西園寺公一）。有兩個泰國的代表。這個國家跟我們現在是對立的。這個國

家來了兩位代表參加平壤的經濟討論會。但是沒有印度人。(會場活躍)你們以為印度人都是反對中國人的嗎？不是。印度廣大的人民同中國廣大的人民是互相友好的。我相信：印度廣大的人民也是和日本的廣大人民友好的。就是他們的政府被帝國主義、修正主義控制，受帝國主義、修正主義的影響很大。有三個國家援助印度以武器來打我們，這就是美國、英國、蘇聯。你說怪不怪？蘇聯過去與我們是很好的，自從一九五六年二十大以後，就開始不好了，後來就越來越不好，把在中國的專家一千多人統統撤退，几百個合同統統撕毀，首先公開反對中國共產黨。既然你反對，我們就要辯論。他們現在又要求停止公開辯論，那怕停止三個月也好。我們說三天也不行。(眾笑)我們說，我們過去打二十五年仗，這里包括國內戰爭、中日戰爭二十二年，朝鮮戰爭三年，一共二十五年。我說，我這個人是不會打仗的，我的職業是教小學生的小學教師。誰人教會我打仗呢？第一個是蔣介石，第二個是日本皇軍，第三個是美帝國主義。對這三個教員我們要感謝。打仗，並沒有什麼奧妙的，我打了二十五年仗，我也没有受過傷。從完全不懂到懂，從不會到學會打仗。打仗是要死人的，在這二十五年中，我們的軍隊和中國人民死傷總有幾百萬、幾千万。那麼，中國人不是越打越少嗎？不！你看，現在我們有六億多人口，太多了。要打仗，打筆墨官司，公開辯論，是不会死人的。打了几年了，一個人也沒有死。我說我們也準備打二十五年。我們請羅馬尼亞代表團轉告蘇聯朋友。羅馬尼亞代表團就是來作這個工作的，要停止公開爭論。聽說現在羅馬尼亞和蘇聯也打起筆墨官司來了。(笑)問題就是一個大國要控制許多小國，一個要控

制，一個就反控制，等於美國控制日本和東方各國，日本和東方各國勢必就要反控制一樣。世界上兩個大國交朋友，一個美國，一個蘇聯，企圖控制整個世界。我是不贊成的，也許你們贊成，讓他們控制吧！(外賓表示不贊成)

細迫：我曾經長期坐過監獄。象我這樣善良的好人被關在監獄，對有病的妻子，也不能照料。對這樣惡劣的政府，我沒有辦法象主席這樣寬大。這次來中國訪問是从神戶坐中國的“燎原”號貨輪來的。日本的友好團體租了小船，打旗、奏樂來歡送。但日本警察方面的小船也在那裡轉來轉去，採取了另外一種行動。我們來中國後，中國的政府要人和人民一道來歡迎我們。希望日本也能早日成為一個政府和人民能一起歡迎中國朋友的國家。

主席：你們從上海登岸的？

細迫：是的。象日本政府那樣的壞政府應當早日打倒，建立一個人民政府，否則就實現不了真正的友好。我不能寬恕欺負我的政府。我年紀大了，想在我的遺囑里告訴我的孩子，要他們打倒政府。

主席：多大年紀了？

細迫：六十七歲。

主席：比我小嘛！你活到一百歲，所有帝國主義都垮台了。你們恨日本政府、日本的親美派，跟我們過去恨國民黨政府親美派——蔣介石一樣的。蔣介石是一個什麼人物呢？曾經和我們合作過，舉行過北伐戰爭，這是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事。到一九二七年他就殺共產黨，把幾百萬人的工會、幾千萬人的農會，一掃而光。蔣介石是第一位教會我們打仗的人，就是指這一次。一打就打了十年。我們從沒有

軍隊；發展到有三十萬人的軍隊，結果我們自己犯錯誤，這不能怪蔣介石。把南方根據地統統失掉，只好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在座的，有我，還有廖承志同志。剩下的軍隊有多少呢？從三十萬減到二萬五千人。我們為什麼要感謝日本皇軍呢？就是日本皇軍來了，我們和日本皇軍打，才又和蔣介石合作。二萬五千軍隊，打了八年，我們又發展到一百二十萬軍隊，有一億人口的根據地。你們說要不要感謝呀？

荒哲夫：我提一個問題。先生剛才說兩大國要控制世界。現在，日本有一個奇妙的現象。日本的沖繩和小笠原羣島被美國佔領，但在北方，在我居住的北海道的左邊有個千島羣島，被蘇聯佔領了。從我們這方面來說是被佔領的。據說，千島是根據我們沒有參加的波茨坦公告划歸蘇聯的。我們長期同蘇聯交涉，要求歸還，但是沒有結果。很想聽聽毛主席對這個問題的想法。

主席：蘇聯佔的地方太多了。在雅爾塔會議上就讓外蒙古在名義上獨立，名義上從中國劃出去，實際上就是受蘇聯控制。外蒙古的領土，比你們千島的面積要大得多。我們曾經提過把外蒙古歸還中國是不是可以。他們說不可以。就是同赫魯曉夫、布爾加寧提的，一九五四年他們在中國訪問的時候。他們又从羅馬尼亞划了一塊地方，叫做比薩拉比亞。又在德國划了一塊地方，就是東部德國的一部分。把那裡所有的德國人都趕到西部去了。他們也在波蘭划了一塊歸白俄羅斯。又從德國划了一塊歸波蘭，以補償從波蘭划給白俄羅斯的地方。他們還在芬蘭划了一塊。凡是能夠划過去的，他都要划。有人說，他們還要把中國的新疆、黑龍江划過去。他們在邊境增加了兵力。我的意見就是都不要划。蘇聯領土已

經够大了，有二千多萬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兩億。你們日本人口有一億，可是面積只有三十七萬平方公里。一百多年前，把貝加爾湖以東，包括伯力、海參威、勘察加半島都划过去了。那個帳是算不清的。我們還沒跟他們算這個帳。所以你們那個千島羣島，對我們來說，是不成問題的，應當歸還你們的。

曾我：在三十個人當中，我們這一批人（社會主義研究所代表團）最年青，都是在第一線活動的。我們很想了解革命政黨的建党和党风。我們都是社會黨的左派。我們同社會党中央的改良主義者、結構改革論者進行鬥爭。

主席：你們有多少人？

曾我：全團十一人。從我們年青人看來，我們覺得社會黨的干部、議員，行動遲鈍。也許因為他們年老。（主席插話：包括我在內了。）我們很想了解中國共产黨的干部作风和党风，請講講。

主席：這個問題應該說我比較熟悉。我們這一批人參加過一九一一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孫中山領導的，當過兵。從那時和那時以後，我讀過十三年書，有六年讀的是孔夫子，有七年是讀資本主義。干過學生運動，反對過當時的政府。干過羣衆運動，反對過外國侵略。就是沒有準備組織什麼黨。既不知道馬克思，也不知道列寧。因此就沒有準備組織什麼共產黨。我相信過唯心主義，相信過孔夫子，相信過康德的二元論。後來，形勢變化了，一九二一年組織了共產黨。當時全國有七十個黨員，選出十二個代表，在一九二一年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我是代表之一。其中還有兩個，一個是周佛海，一個叫陳公博，後來他們都脫離了共產黨，

參加了汪精衛政權。另一個是後來成了托派。這個人現在住在北京，還活着。我活着，那個托派還活着，第三個活着的就是董必武副主席。其他的都犧牲了，或者是叛變了。從一九二一年組織黨到一九二七年北伐，只曉得要革命，但怎麼革命，方法、路線、政策，啥也不懂。後來初步懂得，這是在斗争中學會的。比如土地問題吧，我是花了十年功夫研究農村階級關係。戰爭嘛，也是花了十年，打了十年仗，才學會戰爭。黨內出右派的時候，我就是左派。黨內出“左”傾機會主義時，我就被稱為右傾機會主義。啥人也不理我，就剩我一個孤家寡人。我說，有一個菩薩，本來很靈，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後來，在長征中間，我們舉行了一次會議，叫遵义會議，我這個臭的菩薩，才開始香了起來。後來，又花了十年時間。從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四年，我們又用整風的辦法，我們叫做“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團結——批評——團結”的路線，說服那些犯錯誤的同志。以後在一九四五年上半年的七次黨代會上，終於將黨的思想統一起來了。所以我們才能够在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發動進攻時，用四年的功夫把他們打敗。你們的問題是黨的作風嗎？首先是政策問題——政治方面的政策，軍事方面的政策，經濟方面的政策，文化方面的政策，組織路線、組織方面的政策。單有簡單的口號，沒有具體、細致的政策是不行的。

我說我的歷史是從不覺悟到覺悟，從唯心主義到唯物主義，從有神論到無神論。如果說我一开始就是馬列主義者，那是不正確的。如果說我什麼都懂，也不正確。我今年七十一歲了，有很多東西不懂，每天都在學習。不學習，不調查研究，就沒有政策，就沒有正確的政策。可見，我並不是一

開始就很完善，曾相信過唯心論、有神論，而且我打過許多敗仗，也犯過不少錯誤。這些敗仗、錯誤教育了我，別人的錯誤也教育了我。就是那些罵我的人，教育了我。難道要把他們都拋掉嗎？不！我們統統團結了。比如陳紹禹（王明），他還是中央委員，他相信修正主義，住在莫斯科。比如李立三，你們有人會知道，他現在還是中央委員。我們這個黨，几朝領袖都是犯錯誤的。第一代，陳獨秀，後來叛變了，成了托派。第二代，向仲發和李立三，是“左”傾機會主義。向仲發叛變，逃跑了。第三代就是陳紹禹，他統治的時間最長——四年。為什麼把南方根據地統統失掉，三十萬紅軍變成了二萬五千？就是因為他的錯誤路線。第四代是張聞天，現在是政治局候補委員，當過駐蘇大使，當過外交部副部長，後來搞得不好，相信修正主義。以後就是輪到我了。我要說明一個什麼問題呢？這四代，那麼危險的環境，我們党垮了沒有呢？並沒有垮。因為人民要革命，黨員、干部大多數要革命。有了適合情況的比較，正確的政治方面的政策，軍事方面的政策，經濟方面的政策，文化方面的政策，組織路線的政策，黨就可以前進，可以發展。如果政策不对，不管你的名稱叫共產黨也好，叫什麼黨也好，总是要失敗的。現在，世界上的共產黨有一大批被修正主義領導人控制着。世界上有一百多個共產黨，現在分成兩種共產黨，一種是修正主義共產黨，一種是馬列主義共產黨。他們罵我們是教條主義。我看那些修正主義的共產黨還不如你們，你們反對結構改革論，他們贊成結構改革論。我們和他們講不來，和你們講得來。

佐佐木：毛主席在百忙之中，對我們進行了有意義的談

話，謝謝。

毛主席：我講了多久啊？兩個多小時啦。

細追：謝謝毛主席進行了富于教益的談話。上次我隨鈴茂三郎來時，毛主席說沒有看过孫子兵法。日本有一句諺語：“雖讀論語，却不知論語之所以然。”由于毛主席賢明，所以雖然沒有看过孫子兵法，但是也懂得兵法。我們是无法和毛主席相比的，不過，听了主席的講話，我想，不讀馬克思主義的書，也可以從我們周圍許多教員那里學習。

毛主席：特別是美帝国主義和日本的壟斷資本是你們的很好教員，逼你們想問題，開動腦筋。不過馬克思主義也要讀幾本，修正主義的書也要讀，唯心論也要讀，美國实用主义也要讀。不然我們就無法比較。你們如果不讀結構改革論的文章和書，你們就不懂結構改革論。什么叫結構？就是上層建築。上層建築的第一項，根本的、主要的，就是軍隊。你要改革它，怎麼改革？意大利人發明了這個理論，說要改革結構。意大利有幾十萬軍警，怎麼改法？第二個是國會。今天在座的許多人都是國會議員。國會，實際上是政府和壟斷資本的代表佔大多數。如果你們佔了多數，他們會想辦法的，什麼修改選舉法等等，它是有辦法的。比如，發簽證不發簽證，還不是你們的政府管。你們管不了，我們也管不了。我們發，他不發。今年八月六日的禁止原子弹、氫彈的大會，有個是不是發簽證的問題。並不是向你們發不發的問題，你們已經來了，還不是發了？我和你們一樣，不相信結構改革論，也不相信什麼三國條約。全世界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國家的政府都簽了字，只有幾個國家的政府沒有簽字。有時候多數是錯誤的，少數是正確的。四百年前，哥白尼在天

文學上說地球是轉動的，當時全歐洲人沒有一個人相信。意大利的伽利略相信這個天文學，他也是物理學家。結果，和你（指細追）一樣，被關在監獄里。他是怎麼出來的呢？簽了一個字，說地球是不轉動的。他剛出了班房，就說地球還是轉動的。你（指細追）沒簽字，你比他好。至于你對你的妻子沒能照顧，那樣的事多得很。我有兄弟三個，有兩個被國民黨殺死了。我的老婆也被國民黨殺死了，我有个妹妹也被國民黨殺死了。有個姪兒也被國民黨殺死了，有個兒子被美帝國主義炸死在朝鮮。我這個家庭差不多都被消灭完了，可是我沒有被消灭，剩下了我一個人。中國家庭被蔣介石消灭的不知有多少，整個家庭被消灭的也有。所以你（指細追）不要悲傷，要看到前途是光明的。（大家熱烈鼓掌）

關於團結方法的講話

（一九六四年八月）

在團結問題上，我講一點方法問題。我說對同志不管是什麼人，只要不是敵對分子，破壞分子，那就要採取團結的態度，對他們要採取辯証的方法，而不能採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辯証的方法？就是一切加以分析，承認人總是要犯錯誤的，不因為一個人犯了錯誤就否定他一切。列寧曾講過，不犯錯誤的人一個也沒有。我就是犯過錯誤的。這些錯誤對我很有益處，這些錯誤教育了我。任何一個人都要有人支持。一個好漢要有三個幫，一個籬笆要有三個樁，這是中國的成語。中國還有一個成語，荷花雖好，要有綠葉扶持。

你××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綠叶扶持。我这朵荷花不好，更要綠叶扶持。我們中國還有一句成語，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这合乎我們××同志的口号——集体領導。單獨一个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你看我們××這一個宣言，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草稿，現在文字上的修正還沒有完結。我看要自称全智全能，象上帝一样，那种思想是不妥当的。因此，对犯錯誤的同志，应采取什么态度呢？應該有分析，采取辯証的方法，而不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我們黨曾經陷入形而上学——教条主义，逐步的学了点法。辯証法的基本觀點就是对立面的統一。承認这个觀點，对犯錯誤的同志怎么办呢？对犯錯誤的同志，第一是要斗争，要把錯誤思想彻底肃清，第二就是要帮助他，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錯誤，使他有一条出路。

对待另一种人就不同，象托洛茨基那种人，象中国的陈独秀、張国焘、高崗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的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藥。正象希特勒，沙皇，蒋介石也都是不可救藥，只能打倒，因为他们对我们來說，是絕對的相互排斥的。在这个意义上說来，他们沒有兩重性，只有一重性。对于帝国主义制度，資本主义制度，在最后說来也是如此，他們最后必然要为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意识形态也是如此。要用辯証唯物論代替唯心論，用无神論代替有神論，这是在战略目的上來說的。在策略阶段上來說就不同了，就有妥协。在朝鮮三八綫上，我們不是同美国人妥协了吗？在越南了。在朝鮮三八綫上，我們不是同法国人妥协了吗？在中印边界上，我們不是同印度人妥协了吗？在各个策略阶段上，要善于斗争，又善于妥协。現在回到同志关系。我建議同志之間有隔阂要开談判。有些人似乎認

为，一进入共产党，都是圣人沒有分歧，沒有誤会，不能分析，就是說鐵板一块，整齐划一，就不需要講談判了。好象一进入共产党，就要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才行。其实有各式各样的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九十的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八十的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七十的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六十的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五十的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百分之十或二十的馬克思主义。我們可不可以 在房間里头与两个人或者几个人談判呢？可不可以从團結愿望出发，用帮助的精神开談判呢？这当然不是跟帝国主义談判（对帝国主义也是要同他們談判的）这是共产主义内部的談判。再举一个例子，我們这四十二国是不是开談判？六十几个党是不是开談判？实际上是开談判，也就是說，在不損傷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下接受大家一致可以接受的意見，放棄一些自己可以放棄的意見。这样，我們就有兩只手，对犯錯誤的同志，一只手跟他們斗争，一只手跟他們團結。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馬克思主義原則，这叫原則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講團結，團結的目的是給人一条出路，跟他們講妥協，这叫灵活性。原則性和灵活性的同一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統一。

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別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社会主义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沒有一处不存在矛盾，沒有一个入不可以分析的。如果承認一个人不可以加以分析时，就是形而上学。你看在原子里头就充满着矛盾的統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二个对立的統一，中子里头又有中子、

反中子。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处不在的。关于对立面统一的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做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里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我建议在全国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会议上谈这个问题，需要在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上谈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党的支部书记是懂得辩证法的，当他准备在支部大会作报告的时候，往往在小本子上写上两点：第一是优点，第二是缺点，一分为二，这是普通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

关于哲学問題的講話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

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脱离实际谈认识论没有用）。学哲学的同志应当下乡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身体不好也去。下去也死不了人，无非是感冒，多穿几件衣服就行了。

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书本里怎能出哲学？马克思主义三个构成部分，科学社会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基础是社会学，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作斗争。马克思他们看出，空想社会主义者想劝资产阶级发善心，这个办法不行，要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那时已经有许多罢工。英国国会调查，认为与其十二小时工作制不如八小时工作制对资本家有利。从这个观点开始，才有马克思主义。基础是阶级斗争，然后才能研究哲学。什么人的哲学？资产阶级哲学，无产阶级哲学？

无产阶级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无产阶级经济学，改造了古典经济学。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要反抗，找出路，才去找哲学。从这一点出发，才有马列主义，才找到了哲学。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别人要杀我的头，蒋介石要杀我，这才搞阶级斗争，才搞哲学。

大学生今年冬天就要开始下去，讲文科。理科的现在不动，动一两回也可以。所有学文科的；学历史的、学政治经济学的、学文学的、学法学的，统统都去。教授，助教，行政工作人员，学生统统下去，去五个月，有始有终。农村去五个月，工厂去五个月，得到点感性知识。马、牛、羊、鸡、犬、豕、稻、粱、菽、麦、黍、稷，都看一看。冬天去，看不到庄稼，至少还可以看到土地，看到人。去搞阶级斗争，那是个大学。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吉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我过去读过孔夫子，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后来进资产阶级学校七年。七六年。尽学资产阶级那一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还讲了教育学。五年师范，两年中学，上图书馆也算在内。那时就是相信康德的二元论，特别是唯心论。我原来是个封建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社会推动我转入革命。我当了几年小学教员，校长，四年制的。还在六年制学校里教过历史、国文。中学还教过短期，啥也不懂。进了共产党，革命了，只知道要革命。革什么？如何革？当然，革帝国主义，革旧社会的命。帝国主义是什么东西？不甚了解。如何革，更不懂。十三年学的东西，搞革命却用不着。只用得工

具——文字。写文章是个工具。至于那些道理，根本用不着。孔子講“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沒那回事。爱剥削者？也不完全，只是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为什么孔夫子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他愛他們，要他們團結。可是鬧到絕處，“君子固穷”，几乎送了一条命，匡人要杀他。有人批評他西行不到秦，其实，詩經中《七月流火》，是陝西的事。还有《黃鳥》，講秦穆公死了杀三个大夫殉葬的事。司馬遷对《詩經》評價很高，說《詩經》三百篇皆古賢圣发奋之所为作也。《詩經》大部分是风詩，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賢圣。“发憤之所为作”心里有气，他写詩！“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尔庭有懸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統治者的詩。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詩他也收。朱熹注为淫奔之詩。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五代十国的蜀，有一首詩叫《秦妇吟冬吟》韋庄的，少年之作，是怀念君王的。

講下去的事，今冬明春开始，分期分批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学到东西，学到革命。你們知識分子，天天住在机关里，吃得好，穿得好，又不走路，所以生病。衣食住行，四大要症。从生活条件好，变到生活条件坏些，下去参加阶级斗争，到“四清”、“五反”中去，經過鍛煉，你們知識分子的面貌就会改变。

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康生同志插話）
下去，試試看，病得不行了，就回来，以不死为原則。病得快死了，就回来。一下去精神就出来了（康生同志插話：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研究所，也統統要下去。現在快要

成古董研究所，快要变成不食人間烟火的神仙世界了。哲学所的人《光明日报》都不看。）我專看《光明日报》、《文汇报》，不看《人民日报》，因为《人民日报》不登理論文章，建議以后，他們登了。《解放軍報》生动，可以看。（康生同志：文学研究所不关心周谷城的問題，經濟所孙冶芳搞利別爾曼一套，搞資本主义。）

搞点資本主义也可以。社会很复杂。只搞社会主义，不搞資本主义不是太單調了吗？不是沒有对立統一，只是片面性了吗？讓他們搞。猖狂进攻，上街游行，拿枪叛变，我都贊成。社会很复杂，沒有一个公社、一个县、一个中央部不可以一分为二。你看，农村工作部不是取消了！它專搞包产到戶，“四大自由”，借貸、貿易、雇工、土地买卖自由。过去出过布告。邓子恢同我爭論。中央开会，他建議搞四大自由。巩固新民主主义永远巩固下去，就是搞資本主义。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資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只触动地主、买办資产阶级，并不触动民族資产阶级。分土地給农民，是把封建地主的所有制改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这还是資产阶级革命范畴的。分地并不奇怪，麦克阿瑟在日本分过地。拿破侖也分过地。土改不能消灭資本主义不能到社会主义。

現在我們的國家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或者敵人的同情者手里。我們搞了十五年，三分天下有其二。現在几包紙烟就能收买一个支部書記，嫁給个女儿就更不必說了。有些地区是和平土改，土改工作队很弱。現在看来問題不少。（康生同志插話：周谷城的問題，周正生的問題，又关于哲学的材料收到了。（指关于矛盾問題的材料——记录者注）提綱看了一遍，（指批判合三而一論的文章提綱

——記者者注)其他來不及看。關於分析與綜合材料也看了
一下。

這樣收集材料，關於對立統一規律，資產階級怎麼講，馬恩列斯怎麼講，修正主義怎麼講，是好的。資產階級講，楊獻珍講，古八是黑格爾講，古已有之，子今為烈。還有波格丹諾夫，盧那察爾斯基講造神論。波格丹諾夫的經濟學我看過。列寧看過，好象稱贊過它講原始积累那部分。(康生：波格丹諾夫的經濟學可能比現代修正主義的那一套還高明一些。考茨基的比赫魯曉夫的高明些，南斯拉夫也比蘇聯高明些。德熱拉斯還講了斯大林几句好話，說他在中国問題上作了自我批評。)

斯大林感到他在中國問題上犯了錯誤，不是小錯誤。我們是幾億人口的大國，反對我們革命、奪取政權。為了奪取全國政權，我們準備了好多年，整個抗戰都是準備。看中央那時的文件，包括“新民主主義論”，就清楚了。就是說不能搞資產階級專政，只能建立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搞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在我國，八十年，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主義革命都失敗了。我們領導的民主主義革命，一定要勝利。只有這條出路，沒有第二條。這是第一步，第二步搞社會主義。就是“新民主主義論”那一篇是完整的綱領。政治、經濟、文化都講了，只是沒有講軍事。(康生：“新民主主義論”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很有意義。我問過西班牙的同志，他們說，他們的問題就是搞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不搞新民主主義。他們那裡就是不搞這三條：軍隊、農村、政權。完全服從蘇聯外交政策的需要，什麼也搞不成。)就是陳獨秀那一套!

(康生同志：他們說，共產黨組織了軍隊交給人家，)
沒有用。

(康生同志：也不要政權，農民也不發動，那時蘇聯同他們講，如果搞無產階級領導，英法就會反對，對蘇不利。)

古巴呢？古巴恰恰是又搞政權，又搞軍隊，又照原來的發動農民，所以就成功了。

(康生同志：他們打仗也打正規仗，資產階級那一套，死守馬德里。一切服從蘇聯外交的一套。)

第三國際還沒解散，我們沒有聽第三國際的。遵义會議就沒有聽，後來十年整風，到“七大”的時候，才作決議(《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糾正“左”的，都沒有聽。教條主義那些人根本不研究中國特點，到了農村十九年，根本不研究農村土地、生產關係和階級關係。不是到了農村就懂得農村，要研究農村各階級、各階層關係。我花了十幾年功夫，才搞清楚。茶館、賭場什麼人都接近，調查。一九二五年我搞農民運動講習所，作農村調查。我在鄉村，找貧苦農民調查。他們生活可慘，沒有飯吃。有個農民，我找他打骨牌(天、地、人、和、梅千、長三、板凳)，然後請他吃一頓飯。事先，事後，吃飯中間，同他談話，了解到農村階級鬥爭那麼激烈。他願意同我談是因為一把他當人看，二請他吃頓飯，三可以贏幾個錢。我是老輸，輸一、二塊現洋，他就很滿足了。有一位朋友，解放後還來看過我兩次。那時候有一回，他实在不行了，來找我借一塊錢。我給了他三元，無償援助。那時候這種無償援助是難得有的。我父親就是認為，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我母親反對他。我父親死時送葬的很少，我母親死時送葬的很多。有一回哥老會搶了我家。

我說，搶得好，人家沒有嘛。我母親也很不能接受。）

長沙發生過一次搶米風潮，把巡撫都打了。有些小賊，湘鄉人，賣开花蚕豆的，紛紛回家，我攔着他們問情況。鄉下青紅幫，也開會，吃大戶，登了上海申報，是長沙開兵來才剿滅的。他們紀律不好，搶了中农，所以自己孤立了。一個領袖左躲右躲，躲到山里，還是抓去殺了。後來鄉紳開會，又殺了幾個貧苦農民。那時還沒有共產黨，是自發的階級鬥爭。

社會把我們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以前誰想到搞馬克思主義？聽都沒有听说过。听过还看过的是孔夫子、拿破侖、華盛頓、彼得大帝、明治維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資本主義那一套。還看过富蘭克林傳。他貧苦出身，後來變為文學家，還試驗過電。（陳伯達：富蘭克林最先提出人是制造工具的動物這個說法。）

他談過人是制造工具的動物。從前說人是有思想的動物，“心之官則思”，說人為萬物之靈。誰開會選舉的？自封的。這些說法，是封建時代就有的。後來馬克思提出，人能制造工具，人是社會的動物。其實，人至少經過一百萬年才發展了大腦和雙手。動物將來還要發展。我不相信就只有人才能有兩只手。馬牛羊就不進化了？只有猴子才進化？而且猴子中又只有一類猴子能進化，其他就不能進化？一百萬年，一千万年以後還是今天的馬牛羊？我看還要變。馬、牛、羊、昆蟲都要變。動物就是從植物變來的，從海藻變來的。章太炎都知道。他的與康有為論革命書中，就寫了這個道理。地球本來是個死的地球，沒有植物，沒有水，沒有空氣。不知几千万年才形成了水，不是隨便一下就由氫氧變成了水。水

也有自己的歷史。以前連氫氧二氣也沒有。產生了氫和氧，然後才有可能由兩種元素化合成為水。

要研究自然科學史，不讀自然科學史不行。要讀些書。為了現在鬥爭的需要去讀書，與無目的地讀書，大不相同。傅鷹講氫和氧經過千百次化合成為水，並不是簡單的合二而一。他這話，講的倒是有道理的，我要找他談談，（對××講）你們對傅鷹也不要一切都反對。

歷來講分析、綜合，講得不清楚。分析比較清楚，綜合，沒有講過几句話。我曾找艾思奇談話，他說現在只講概念上的綜合、分析，不講客觀實際的綜合、分析。我們怎樣分析綜合共產黨與國民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地主與農民？中國人民與帝國主義？拿共產黨和國民黨來說，我們怎樣分析和綜合？我們分析：無非是我們有多少力量，有多少地方，多少人，多少黨員，多少軍隊，多少根據地，如延安之類，弱點是什么？沒有大城市，軍隊只有一百二十萬，沒有外援，國民黨有大量外援。延安同上海比，延安只有七千人口，加上機關、部隊一共二萬人，只有手工業和農業。怎能同大城市比？我們的長處是有人民支持，國民黨脫離人民。你地方多、軍隊多、武器多，但是你的兵是抓來的，官兵之間是對立的。當然他們也有相當大一部分很有战斗力的軍隊，並不是都一打就垮。他們的弱點就在這裡，關鍵就是脫離人民。我們聯繫人民羣眾，他們脫離人民羣眾。

他們宣傳共產黨共產共妻，一直宣傳到小學里。編了個歌：“出了朱德、毛澤東，殺人放火樣樣干，你們怎麼辦？”教小學生唱，小學生一唱就去問他父母兄弟，反倒替我們作了宣傳。有個小孩子聽了問爸爸，他爸爸回答說：你不要問，

將來你長大了以後，你自己看就知道了。這是个中間派。又去問他叔叔，叔叔罵他一頓，回答說“什么殺人放火！你再問我揍你。”原來他叔叔是個共青團員。所有的報紙、電台，都罵我們。報紙很多，十个城市几十種，每一派赤一个，無非是反共。老百姓都聽他的。哪有那回事！中國的事我們經驗過，中國是個“麻雀”。外國也無非是富人和窮人，反革命和革命，馬列主義和修正主義。切不要相信反革命宣傳會人入信，會一起來反共。我們不是都看報紙嗎？也沒有受他影響。

《紅樓夢》我看了五遍，也沒有受影響，我是把它當歷史讀的。开头當故事讀，後來當歷史讀。什麼人看《紅樓夢》，都不注意看第四回，其實這一回是《紅樓夢》的總綱。還有冷子興演說榮國府，作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蘆僧判斷葫蘆案”，講伊官符，提出四大家族，賈不假，白玉如堂金作馬；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丰年好大雪（醉），珍珠如土金如鐵。《紅樓夢》四大家族都寫到了。《紅樓夢》里階級鬥爭很激烈，有好幾十條人命，而統治者也不過二、三十人。（有人算了說是三十三人），其它都是奴隸，三百多個，鴛鴦、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講歷史不拿階級鬥爭觀點講，就講不清楚。只有用階級分析，才能把它分析清楚。《紅樓夢》寫出來二百多年了，研究《紅樓夢》的到現在還沒有搞清楚，可見問題之難。有俞平伯、王闌齋，都是專家。何其芳也寫了个序。又出了個吳世昌。這是新紅學，老的還不算。蔡元培對《紅樓夢》的觀點是不對的，胡適的看法比較對一點。要怎麼綜合？國民黨共產黨兩個对立面，在大陸上怎麼綜

合的，你們都看到了，就是這麼綜合的：他的軍隊來，我們吃掉，一块一块地吃。不是楊獻珍的合二而一，不是兩方面和平共處的綜合。他不要和平共處，他要吃掉你。不然他為什麼打延安？陝北除了三邊三個縣外，他的軍隊都到了。你有你的自由，我有我的自由。你二十五萬，我二十萬五千。几个旅，兩萬多人。分析了，如何綜合？你要到的地方，你去，你的軍隊，我一口一口吃你。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整整一個軍，從一九四七年三月到一九四八年三月，統統跑光，因為消滅了他好幾萬。宜川被我們包圍，劉勘來增援，劉勘軍長，被打死了，他的三個師長，兩個打死，一個俘虜了，全軍覆沒。這就綜合了。所有的槍炮都綜合到我們這邊來，兵士也都綜合了。願留的留下，不願留下的發路費。消滅了劉勘，宜川城一個旅不打就投降。三大戰役，遼沈、淮海、平津戰役，怎麼綜合法？傅作義就綜合過來了，四十萬軍隊，沒有打仗，全部繳槍。

一個吃一個，大魚吃小魚，就是綜合。從來書本上沒有這樣寫過，我的書也沒有寫。因為楊獻珍提出合二而一，說綜合就是兩種東西不可分割的聯繫在一起。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聯繫？有聯繫，但總要分割的，沒有不可分割的事物。我們搞了二十多年，我們被敵人吃掉的也不少。紅軍三十萬軍隊到了陝甘寧，只剩下二萬五，其他的有被吃掉了的，打散了的，傷亡了的。首先要從生活來講對立統一。（康生同志，只講概念，不行。）分析時也綜合，綜合時也分析。（一舉兩得。）這裏面就是人嚙動物，吃蔬菜，也是先加以分析：為什麼不吃沙子？米里有沙就不好吃。為什麼不吃馬牛羊吃的草，只吃大白菜

之类，都加以分析。神农尝百草，医藥有方。經過多少万年，分析出来，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才搞清楚。蝴蝶、蛇、烏龟王八可以吃。螃蟹、狗、下水能够吃。有些外国人就不吃。陝北人就不吃下水，不吃魚，陝北貓也不吃。有一年黃河发大水，冲上来几万斤魚，都做肥料了。

我是土哲学，你們是洋哲学。

（康生同志：主席能不能講講三個范疇的問題？）

恩格斯講了三個范疇，我就不相信那兩個范疇（对立统一是最基本的規律，質量互变是質和量的对立統一，否定之否定根本沒有。）質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統一規律平行的并列，这是三元論，不是一元論。最根本的是一个对立統一。質量互变就是量与質的对立統一。沒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发展，每一个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奴隶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它又肯定。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是否定，对資本主义社会又是肯定。資本主义对封建社会是否定，对社会主义又是肯定。

怎样綜合法？难道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并存？并存是有的，只是小部分。作为总体，要消灭原始社会。社会发展也是有阶段的，原始社会又分好多阶段。女人殉葬那时还没有，但要服从男人。先是男人服从女人，走到反面，女人服从男人。这段历史还搞不清，有一百多万年。阶级社会不到五千年。什么龙山文化，仰韶文化，原始末期，有了彩陶。总而言之，一个吃掉一个，一个推翻一个，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兴起，一个社会消灭，一个社会兴起。当然，在发展过程中，不是很純的，到了封建社会里面还留有奴隶制，

主体是封建制。还有些农奴，也有些工奴，如搞手工业的。資本主义社会也不那么純粹，再先进的資本主义社会，也有落后部分。如美国南部的奴隶制。林肯消灭奴隶制，現在黑人奴隶还有，斗争很激烈。二千多万人参加，不少。

一个消灭一个，发生、发展、消灭，任何东西都是如此。不是讓人家消灭，就是自己灭亡。人为什么要死？貴族也死？这是自然規律。森林寿命比人長，也不过几千年。沒有死，那还得了。如果今天还能看到孔夫子，地球上的人就裝不下了。贊成庄子的办法，死了老婆，鼓盆而欢。死了人要开庆祝会，庆祝辯証法的胜利，庆祝旧事物的消灭。社会主义也要灭亡，不灭亡就不行，就沒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至少搞个百把万、千把万年。我就不相信共产主义就沒有質变，就不分質变的阶段了！我不信！量变質，質变量。完全一种性質，几百万年不变了，我不信！按照辯証法，這是不可設想的。就一个原則，“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就搞一百万年，就是一种經濟学，你信不信？想过沒有？那就不要经济学家了，橫豎一本教科書就可以了，辯証法也死了。

辯証法的生命就是不断走向反面。人类最后也要到末日。宗教家說末日，是悲觀主义，吓唬人。我們說人类灭亡，是产生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現在人类很幼稚。恩格斯講，要从必然的王国到自由的王国，自由是对必然的理解。这句话不完全，只譯了一半，下面的不譯了。單理解就能自由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和必然的改造。还要做工作。吃了飯沒事做，只理解一下就行，找到了規律要会用，要开天辟地，破破土，砌房子，开矿山，搞工业。将来人多了，糧食不够，要从矿物里取食品，这就是改造，才能自由。将来就

能那么自由？列寧講過：將來空中飛機象蒼蠅一樣多，闖來闖去，到處撞怎麼得了？怎麼調動？調動起來那麼自由？北京現在有一萬輛公共汽車，東京有十萬輛（還是八十八萬輛？）所以車禍多。我們車少，再加上教育司機，教育人民，車禍少。一萬年以後，北京怎麼辦？還是一萬輛車？會發明新東西，不要這些交通工具，就是人起飛，用簡單機器，一飛就飛到一個地方，隨便哪裏都可以落。單有對必然的理解不行，還要改造。

不相信共產主義社會不分階段，沒有質的變化。列寧講過，凡事都可以分。舉原子為例，他說不僅原子可以分，電子也可以分。可是以前認為不可分，原子核分裂，這門科學還很年輕，才二、三十年。几十年來，科學家把原子核分解，有質子、反質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這是重的，還有輕的。這些發現，主要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間和以後才發展起來。至于電子和原子核可以分裂，那早就發現了。電線里，就是用了銅、鋁外電子的分離。地球三百里的上空，還發現有電離層，那裡電子和原子核也分離了。電子到現在還沒有分裂，總有一天能分裂。莊子說：“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莊子·天下篇》引公孫、龍子語）。這是個真理。不信，就試試看，如果有竭，就不是科學了。事物總是發展的，是無限的。時間、空間是無限的。空間方面，宏觀微觀是無限的，是無限可分的。所以科學家有工作做，一百萬年以後，還有工作做。我很欣賞《自然科學研究通訊》上坂田昌一那篇基本粒子的文章。從前沒有看到過這樣的文章，是辯証唯物主義者，他引了列寧的話。列寧說，哲學界的缺點是沒有搞實際的哲學，而是搞書本的哲學。

總要提出新東西，不然要我們這些人干什么？要後人干什么？新東西在實際事物里，要抓實際事物。莊繼愈到底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很欣賞他講佛學的那幾篇文章，有點研究，是湯用彤的學生，他只講到唐朝的佛學，沒有觸及到以後的佛學。宋朝的明理學是从唐朝禪宗發展起來的，由主觀唯心論到客觀唯心論。有佛、道，不出入佛、道，是不对的。不管他怎麼行？韓愈不講道理。“以師其意，不師其詞”是他的口號。意思完全照別人的，形式、文章，改一改。不講道理，講一點也基本上是古人的。《師說》之类有點新的。柳子厚不同，出入佛、老道唯物主義。但是，他的《天對》太短了，就那麼一點。他的《天對》從屈原《天問》產生出來。几千年来，只有這個人做了《天對》這一篇到現在。《天問》、《天對》講些什麼？沒有解釋清楚，讀不懂，只知其大意。《天問》了不起，几千年前，提出了各種問題：關於宇宙，關於自然，關於歷史。

（關於合二而一問題的討論）《紅旗》可以轉載一些比較好點的東西，寫一篇報導。

關於坂田文章的談話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主席：今天我找你們來就是想研究一下坂田的文章。坂田說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電子是可分的。他們這樣說，是站在辯証唯物主義立場上的。世界是無限的。世界是無限的。世界在時間上、在空間上都是無窮無盡的。

的。在太阳系外有无数个恒星，它们组成银河系。银河系以外，又有无数个银河系。宇宙从大的方面来看，是无限的。宇宙从小的方面来看，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而且可以无限的分割下去。庄子讲：“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对的。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就不再发展了。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主席：人对事物的認識，总要經過多次的反复，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要积累大量的感性材料，才会引起从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飞跃。关于从实践到感性，再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的道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沒有講清楚。列宁也沒有講清楚。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只講清楚了唯物論，但是沒有完全講清楚認識論。最近艾思奇在高級党校講話說到这一点，是对的。这个道理，中国古人也沒有講清楚。老子、庄子沒有講清楚。墨子講了些認識論方面的問題，也沒有講清楚。張載、李卓吾、王船山、譚嗣同都沒有講清楚。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認識論，别的沒有。双十条講清楚。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認識論，别的沒有。双十条前面那一段是我写的。我講了物質变精神，精神变物質。我还講了，哲学一次不要講得太長，最多一小时就够了。多講，越講越糊涂。我还講哲学要从課堂書齋里解放出来。我这些話触到了有些人的痛处，他們出来搞“合二而一”反对我。

主席：現在我們對許多事情還認識不清楚。認識總是在發展。有了大望遠鏡，我們看到的星星就更加多了。說到太陽系和地球，一直到现在還沒有推翻康德的星云假說——地

球、太阳都是由很热很热的气体冷凝而成的。我們的地球大概还在青年时期，我們的地球已变得愈来愈大，因为每天都有不少东西投到地球上，如陨石、阳光等，太阳大概已經到中年，現在的太阳已經不那么热了。如果地面上的阳光那么強，有一百度，人怎么受得了？太阳表面温度有五、六千度，在太阳表面上面还有一层温度有一、二千度。如果說对太阳我們搞不十分清楚，从太阳到地球中間这一大块地方也还搞不清楚。現在有了人造卫星，这方面的認識就漸漸多起来了。地球上气候变化也不清楚，这也要研究。关于冰川問題，科学家还在爭論。李四光是主張每隔百万年左右有一个冰川时期。到那时候，生物界又会起一个很大的变化。古时候的恐龙就經受不了冰川时期的寒冷而灭絕了。人是产生在最近兩次冰川之間的，以后来到冰川时期，对人說來是一个問題，人要准备对付下一个冰川的来临。

×××：主席方才說到望遠鏡，使我想起一個問題，我們能不能把望遠鏡、人造衛星等等概括成“認識工具”這個概念？

主席：你說的这个“認識工具”的概念有些道理。認識工具当中要包括鎗头、机器等等。人的認識来源于实践。我們用鎗头、机器等等改造世界，我們的認識就深入了。工具是人器官的延長。鎗头就是手臂的延長，望远鏡是眼睛的延長，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長。富蘭克林說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中国人說，人为万物之灵。动物也有灵長类，但是猴子不知道制造棍子打果子。在动物的头脑里，就沒有概念。

×××，哲学書里通常只以个人作为認識的主体，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認識的主体不是一个一个的人，而常常是一个

集体，如我們党就是一个認識的主体，这样的看法对不对？

主席：阶级就是一个認識的主体。最初工人阶级是一个自在阶级，那时他对资本主义沒有認識。以后就从自在阶级发展到自为阶级。这时候它对资本主义就有了認識。这就是以阶级为主体的認識的发展。

主席：地球上的水，也不是一开始就有。最早的时候，地球温度那么高，水是不能存在的，那时候水就会爆炸成氢和氧。《光明日报》上前兩天有一篇文章講氢和氧化合成水要經過几百万年。傅鷹講要几千万年。不知道那篇文章的作者同傅鷹討論過沒有？有了水，生物才从水里产生出来。人就是从魚变的，人胎有一个发展阶段就象魚。

主席：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的产生、发展与死亡。每个人都要死，因为它是产生出来的。人要有死，^張三^是人，^張三^要死。他們見不到兩千年前的孔夫子，因为他一定要死。人类是产生出来的，因此人类也会灭亡。地球是产生出来的，地球也会灭亡。不过我們說的人类灭亡，地球灭亡，和基督教徒的世界末日不一样。我們說人类灭亡，地球灭亡，是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是事物发展过程更高阶段。我說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这好象是怪話。但既然馬克思主义說一切发生的东西有它的灭亡，难道这话对馬克思主义本身就不灵？說它不会灭亡是形而上学。当然，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有比馬克思主义更高东西来代替它。^{前半句}，^{後半句}，^{這人說}。

主席：事物是在运动中。关于地球繞着太阳轉，自轉成年，公轉成年，在哥白尼时代，欧洲只有三个人相信，哥白尼，柳利咯，刻卜勒。在中国一个人也没有。不过宋朝有个

辛棄疾，他写了一首詩里面說，当月亮从我們这里下去的时候，它照亮着別的地方^{*}。晋朝的張华（号張茂先）在他的一首詩里写到“太仪斡运，天回地游”。这首詩收在《古詩源》里。

主席：什么东西都是既守恆又不守恆。宇宙守恆，后来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李政道和楊振宇說它不守恆。質量守恆，能量守恆，是不是也是这样？世界上沒有絕對不变的东西。变，不变，又变，又不变，組成了宇宙。守恆又不守恆，这就是既平衡又不平衡。也还有平衡完全破裂的情形。发电机是一个說明运动轉化的很好的例子，在煤燃燒时运动形态是什么？

×××：是化合物中原子外层电子改变运动轨道时放出来的能。

主席：这种形态轉化为使水蒸气体积膨脹的运动。

×××：这是分子运动而产生功能。

主席：然而又使发电机的轉子旋轉，这是机械运动，最后在銅線、鉛線发出电来。

世界上一切都在变，物理学也在变，牛頓力学也在变。世界上从沒有牛頓力学到有牛頓力学，以后又从牛頓力学到相对論。这本身就是辯証法。

事情往往出在冷門。孙中山是学医的，后来搞政治。郭

*木蘭花慢 中秋飲酒將且，客謂前人詩詞有賦待月，无送月者，因用天向体賦。可憐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別有人間，那边才見，光影东头？是天外，在汗漫，但長风浩浩送中秋？飞鏡无根誰系，姮娥不嫁誰留？

沫若最初也是学医的，后来成为历史学家。鲁迅也是学医的，后来成为大文学家。我搞政治也是一步一步来的。我讀了六年孔夫子的書，上了七年学堂，以后当小学教員，又当了中学教員。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就沒有听说过，只知道拿破侖、华盛顿。我搞軍事更是这样，我当过国民革命軍的政治部的宣傳部長，在农民講习所也講过打仗的重要，可就是沒想到自己去搞軍事，要去打仗。后来自己帶人打起仗来，上了井崗山。在井崗山先打了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兩次大敗仗。于是总结經驗，总结了十六个字的打游击的經驗：“敌进我退，敌駐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謝謝蔣委員長給我們上課；也要謝謝党内的一些人，他們說我一点馬克思主義也沒有，而他們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維克，可是这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維克却使自区的党損失百分之百，苏区損失百分之九十。

主席：我們这些人不生产糧食，也不生产机器，生产的是路綫、政策。路綫、政策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比方說“四清”、“五反”就不是我們发明的，而是老百姓告訴我們的。

“四清”、“五反”这个政策产生出来，还要謝謝广东的一个反革命，他写信給××和××，要我交出政权、軍队。

科学家要同羣众联盟，要同青年工人、老工人密切联系。我們的腦子是个加工厂。工厂設備要更新，我們的腦子也要更新。我們身体的各种細胞都不断更新，我們身体的皮肤上的細胞早就不是我們生下来的时候的皮肤上的細胞了，中間不知道換了多少次。

中国知識分子有几种。工程技术人员接受社会主义要好一些。学理科的其次。学文科的最差。你們那里的鴻定，我

看就是修正主义者，他写的書里講的是赫魯曉夫那一套。

毛主席：曹雪芹写《紅樓夢》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的天；但是《紅樓夢》里寫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說是曹雪芹的世界觀和他的創作发生矛盾。曹雪芹的家是在雍正年里衰落的。康熙有許多儿子，其中一个雍正。雍正搞特务机关压迫他的对手，把康熙的另外兩個儿子，好象是第九、十个儿子，一个改姓猪，一个改姓狗。

主席：分解很重要。庖丁解牛。恩格斯在談到医学的时候，也非常重視解剖学。医学是建筑在解剖学的基础上面的。

細胞的起源問題要研究一下。細胞有細胞核、細胞質和細胞膜。細胞是有結構的，在細胞以前一定有非細胞。細胞之前究竟是什么？究竟怎样从非細胞变为細胞？苏联有个女科学家研究這個問題，沒有結果。

×××：我国在羅馬举行的国际外科會議上報告了断手再植后，美国人說他們摸不清中国科学技术的底，有点害怕我們。

主席：有点怕，是好事，不怕倒不好了。我們有点怕美国，因为美国是我們的敌人。美国有点怕我們，說明我們是美国的敌人，而且是力量的敌人。在科学技术上應該注意保密，不讓他們把我們的底摸去。

接見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的談話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主席：欢迎你們。

潘迪：能够同您这样一位偉大人物会见，我們教育代表团的全体团员都感到非常高兴和十分荣幸。我們无法用言語来表达这种快乐。

主席：謝謝。我沒有什么偉大，跟你們差不多，在某些方面可能比你們还差一些。

潘迪：我們都把您看作是一个偉大国家的偉大领袖。

主席：可能你們看得不对。你們的国王很好，是一个很好的人。

潘迪：馬亨德拉国王的确是我国最偉大的领袖，在他执政期間，我們的国家很好地向前迈进了。

主席：你們的国家有进步，有发展，逐步摆脱了帝国主义勢力以及某些人強加給你們的影响，独立自主地建設自己的国家。我們也逐步摆脱了帝国主义和某些人的不正确影响。

以教育制度來說，我們正在进行改革。現行的学制年限太長，課程太多，教學方法有很多是不好的，考試方法也有很多是不好的。学生讀了課本还是課本，学了概念还是概念，別的什么也不知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許多学生不知道什么是馬、牛、羊、鷄、犬、豕，也分不出什么是稻、粱、菽、麦、黍、稷（粱就是小米，菽就是豆子，黍就是黍子）。学生要讀到二十几岁才能讀完大学，学年太長了。課程太多。採取的方法是注入式而不是启发式。考試的方法是把学生当敌人看待，举行突然襲击。（众笑）所以我劝你們千万不要迷信中国的教育制度，不要以为它是好的。現在要改革还有很大的困难，有許多人就是不贊成。目前贊成新方法的少，不贊成的多。这可能激了你們的冷水，你們希望看好的，而我專門講坏的。（笑声）

但是，也不是一点好的都沒有，比如說，拿工业方面的地質学來講，旧社会給我們留下来的地質方面的学者和技术工人只有二百多人，現在我們有二十多万了。

大体上可以說，搞工业的知识分子比較好一些，因为他们接近实际。搞理科的，也就是搞純科学的就差一些，但是比文科还要好一些。最脱离实际的是文科。无论学历史的也好，学經濟学的也好，都太脱离实际，他們最不懂得世界上的事情。

請喝茶。你們国家的人民是不是也喝茶？

潘迪：我們也喝茶，但是要加糖和牛奶。

主席：我們不加糖也不加牛奶，沒有这个习惯。

大多数人民喝白水，根本不喝茶。居住在高山上的人要喝茶。

潘迪：中、尼这样比較冷的地方需要喝茶，以增加热量。

主席：西藏的人民以吃牛羊肉为主，他們要喝茶。以糧食为主的地方可以不喝茶，同时茶叶也沒有那么多，供应不了。你們国家产茶叶嗎？

潘迪：产得很少。最近几十年才有此习惯，現在不仅有钱的人，一般的人也喝茶。

主席：茶叶相当貴，很穷的人是喝不起的。我們的国家还是个穷国，文化也是落后的。（問××部長）普及教育的情况怎么样？

××：城市基本上普及了，农村还不行，有的地方好一些，有的地方差一些，农村学龄儿童入学的一般只达到百分之六十几。

主席：比解放前的情况好，城市基本上普及了，但乡村还没有。

×××：尼泊尔在馬享德拉国王执政以后，文化教育有很大的发展。克伊臘克先生是一位詩人，老教育家。

克伊臘克：我对教育工作很有兴趣。我从事教育工作有五十多年，我的兴趣就是扫除文盲。

主席：这很好。我也当过几年教員，当的是小学教員。后来鬧革命，就当不成小学教員了。那时組織工会，搞罢工，組織农民协会，同农村的惡霸作斗争。然后蒋介石搞白色恐怖，把我們赶到山上了，一打就是十年。以后日本人打进来了，一打又是八年。十年加八年不是十八年了吗？日本人走了以后美国人又来了，支持国民党向我們进攻，又打了四年。十八年加四年，就是二十二年。如果加上朝鮮战争就是二十五年。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但是打仗这門學問我沒有学过，也沒有看过什么兵法，自己也沒有准备去打。誰人叫我們去打的呢？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他們实行白色恐怖，到处杀人，我們这些人只好上山。当时沒有枪，就从蒋介石那里夺取武器。也沒有外国援助。是外国人援助蒋介石，而蒋介石再援助我們，所以我們也可以說还是有外国援助的。

（笑声）

（×××向主席介紹代表团几位团员的身份。）

主席：你們会受到中国人民的热誠欢迎的，我們兩国是友好国家。

潘迪：我們在中国受到的热情款待，使我們感到象在亲人家里一样。

主席：不能搞大國沙文主义，不能看不起小国。說小国

不行是錯誤的。另一方面，小国自己也要有信心。大国有大國的缺点，小国有小國的長處。你們这个国家在历史上对帝国主义沒有屈服过。帝国主义沒有能够征服你們，可是征服了我們的國家。怎样征服法？就是讓中国政府听外国人的命令。清末皇帝是听外国人的命令的。孙中山建立了第一个共和国，但是几个月便垮了。然后，袁世凱作皇帝，他也听从外国人的命令。然后就是北洋軍閥專政，造成中国的分裂。他們之間打了多年的仗。然后，就是国共兩党合作北伐，打胜仗。然后，就是国民党杀共产党，我們就跟他打了十年。

蒋介石統治中国，他开始是听英国人的，后来是听美国人的，因为英国人不行了。然后日本人打进来，打了八年。日本走了，又同国民党打了四年，全国才获得解放。現在蒋介石还在台灣，美国人管着他。他“代表”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而我們却沒有权利进入联合国。

联合国批評我們是“侵略者”，侵略者怎么能够加入联合国呢？头一个“侵略者”是我。說我們主要是“侵略”了中国，然后是“侵略”了朝鮮，然后听说是“侵略”了印度。我們跟印度打了几星期仗，为什么后来把兵撤回来呢？因为他们的兵都散了，沒有兵了，打仗沒有对象了！（笑声）現在我們撤回到边界以后二十公里的地方。印度人現在好一些了，比較規矩了。一条所謂麦克馬洪綫，中国連袁世凱都沒有承認，他要我們承認，岂不荒唐？我們事实上不越过这条綫，而且从这条綫后退二十公里。

我們同你們兩国的边界問題解决得很好，很容易講得通。同緬甸也很容易講得通，很容易解决。同巴基斯坦也很容易講得通，很容易解决。同阿富汗也簽訂了边界條約。就是印度

这个朋友很难講得通。

馬拉：为什么？

主席：我也不知道。印度人民是好的，印度政府中有一些坏人。印度人民的生活並不怎么好。印度人民对我们，对你们都是好的。

听说印度同你们的关系比较好一些了，这是一件好事，我们赞成。

关系老是那么紧张不好。现在印度政府同我们的关系也不是那么坏了，首先他们的军队不越过麦克马洪线了。过去他们越过这条线到这边来，越过了几十公里，把我们向这一边挤，现在比较规矩一点。这就算好。

你们这个国家要通过外国才能进口和出口，人员往来也要通过外国，所以你们同外国的关系搞好一些是好事。所谓通过外国，就是说通过印度。在关系紧张的时候，印度就是捣乱，比如机器运到你们国家，他们进行破坏，甚至把一些零件拆掉。现在不知道情况改善了一些没有？

潘迪：现在稍好了一些。例如，我曾买了一架中国收音机，拔针是坏的，许多人买的拔针也被搞坏了。

主席：所以你们要开一个后门，现在后门还没有通。

潘迪：中国政府帮助我们修筑的从加德满都到科达里的公路修通以后，就有一个后门了。除此以外，我们还在开辟别的道路。

主席：这可能是有益处的。

巴斯尼亞特代办：团长已经说过，我们正在探索各种通道。除了加德满都到西藏边界的一条以外，还有一条路，通过巴基斯坦的达卡。

巴特：我们这次来中国就没经过印度，而是直接经过达卡来的。

主席：等几条路都通了，那时印度可能就比较尊敬你们了。（代表团的团员们频频点头）

巴斯尼亞特代办：我曾去过拉萨，这使我相信，从加德满都到西藏的路修通以后，对中尼两国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将起重大作用。

克伊臘克：中、印是两个大国，而我们是小国。你们两个大国打架，我们就害怕，你们两国和好了，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主席：主要问题还不是一条麦克马洪线的问题，而是西藏问题。因为我们进军西藏，后来又进行了改革，印度政府就不高兴了。因为就是那位麦克马洪先生，在几十年前背着中国政府，同西藏地方当局签订了一个协定，所以在印度政府看来西藏是他们的。

克伊臘克：您刚才说中印关系正在改善，这是很好的消息。我们希望中印的争执问题能够友好解决，那处于二者之间的我们，日子便好过了。

主席：现在不大吵架了，双方对骂的机会也少了。

馬拉：希望最近的将来，中印的边界争端能够得到双方都满意的解决。

主席：这是可能的。

馬拉：这是个好消息，令人非常高兴。

主席：两个国家应该和好。

馬拉：您能不能告诉我们，您所以这样伟大的秘密是什么？您怎么能够这样伟大？您力量的源泉是什么？以便让我

們多少能学到一点。

主席：我已經說過，我沒有什麼偉大。就是从老百姓那裡學了一點知識而已。當然我們學了一點馬克思主義，但是單學馬克思主義還不行，要從中國的特點和事實出發來研究中國問題。

我們中國人，比如象我這樣的人，開始時對中國的情況並不了解，知道要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帝國主義的走狗，但就是不知道如何反法。這就要求我們研究中國的情況，同你們要研究你們國家的情況一樣。我們花了很長一段時間，由中國共產黨成立到全國解放，整整化了二十八年，才逐步形成了一套適合中國情況的政策。

力量的源泉就是人民羣眾。不反映人民羣眾的要求，哪一個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羣眾那裡學得知識，制訂政策，然後再去教育人民羣眾。所以要當先生，就得先當學生。沒有一個教師不是先當過學生的。而且就是當了教師以後，也還要向人民羣眾學習，了解自己學生的情況。所以在教育科學中有心理學、教育學這兩門科學。

巴特：主席閣下，中國學校，向青少年進行“五愛的教育，教育他們愛祖國，愛鄰居（原話如此），愛科學，等等，這給我以很深的印象。我個人一直這樣想，只有一個偉大國家才能以這樣的精神教育每個人。

主席：你的意見怎樣？

巴特：剛才我已經說過，我對此印象很深。另一件給我們以很深的印象的事情是，今天上午我們參觀了清华大学，這個學校的付校長談到他們怎樣把高等教育同實際結合起來。我們也面對着這樣的問題，許多人念了很多書，但是不

大了解實際。

主席：清華大學有工廠。它是一所理工科大學，學生如果只有書本知識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

但是，大學文科不好設工廠，不好設什麼文學工廠，歷史學工廠，經濟學工廠，或者設什麼小說工廠。（笑聲）文科要把社會作為自己的工廠。師生應該接觸農民和城市工人，接觸農業和工業。不然學生畢業以後用處不大。比如學法律的，如果不到社會中去了解犯罪的情況，法律是學不好的。不可能有什么法律工廠，要以社會為工廠。

所以比較起來，我國的文科最落後，就是因為接觸實際太少。無論學生也好，教授也好，都是一樣。就是在教室里講課。講哲學，就是書本上的哲學。如果不到社會上和人民中間去學哲學，不到自然界中去學哲學，那種哲學學出來沒有用處，僅僅是懂得一點概念而已。邏輯學也是如此，可以讀一點課文，但是不會懂得很多，只有在運用中才能逐步理解。我讀邏輯的時候就不大懂，在運用的時候才逐步懂得。這裡我講的是形式邏輯。還有，比如學文學的要學語法（Vammav），讀的時候也不大懂，要在寫作的過程中才能理解語法的用處。人們是按照習慣寫文章，習慣講話的，不學語法也可以。我國几千年来就是沒有語法這門課的，但是古人的文章有些寫得相當好。當然，我並不是反對語法。

至于修辭學，學也可以，不學也可以。偉大的文學家並不學什麼修辭的，（對克伊臘克）你是先學了修辭學再寫文章的嗎？（笑聲）

克伊臘克：不，思想上得到啟發，或者說有了“靈感”以後，就進行寫作，而不是先學修辭學。

主席：我就是不理修辞学的。我看过了修辞学，但是不理解它。照修辞学上說的办法是写不出好文章的，清規戒律太多。

各位还有問題嗎？

克伊臘克：要愛一切人，而不要仇恨任何人，这是生活中的一條原則。照此原則行事，日子就会过得很好。中、印好比兩条大牛，尼泊尔好比在旁边的一只小牛犢，大牛打架时，小牛犢就怕得要命，担心被粉碎了。中、印和好了，我們就很高兴，小牛犢就能平安无事了。

主席：只能愛大多数的人。比如說，我們愛蒋介石，但是他不爱我們，（笑声）他要吃掉我們。过去，日本帝国主义佔領大半个中国，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那我們没有办法只好打。

克伊臘克：实行自尊、自学、自制(克制自己)的三条原則，就可以使自己获得独立的主权。我們看到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自尊、自爱的精神，这是使中国成为偉大国家的因素。

主席：这个对。

克伊臘克：我个人为了祖国和人民，受过許多痛苦，因此很高兴看到中国发展起来。

主席：你們正在发展，我們看到了也很高兴。

克伊臘克：讓我們兩国手携手地向前迈进。可是最重要的是和平。你們打了那么多年仗，在時間、金錢和精力上造成了很大的損失，要是把这些時間、金錢和精力节省下来，中国的进步会更快一些。

主席：可惜我們的敌人不給我們以时间。請他走他也不走，没有办法 只好打。英国人自己走了，日本人就是不走，

到了一九四五年，他們实在没有办法才走的。蒋介石也是不想走的。那时北京城我們是不能进来的，只有美国人，蒋介石和他的军队才能进来。后来他打敗了，我們就来了。你們也就来了。（笑声）你們的国家承認我們，但是不承認蒋介石。你們过去同蒋介石建立过外交关系沒有？

巴特：沒有。我們的政府支持在联合国中恢复中国的合法权利。

主席：做得对。蒋介石本身是帝国主义的奴才，但是他却看不起你們，甚至也看不起尼赫魯，有一段时间，同印度的关系搞得很緊張。蒋介石这个人我是比較熟悉的。（笑声）

今天，我們是不是就談到这里？

潘迪：好，对于您的接見，請允許再一次表示感謝。

对我们每一个人來說，今天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主席：再見。請你們轉达我对国王陛下的問候。

在一个反修报告会上的插話

（一九六四年九月四日）

蛇是引出来好打，还是鑽黑洞里好打？（对苏斯洛夫报告我們贊成发表，它不发，出了八評后引出来了。）

一九五六年以來，苏联罵斯大林，我們一論、二論发表后，他就失去了主动权。

点名不光我們兩家，东欧也点名了。（苏批評罗白更生，罗回击，用我們評苏联的話。）不是内部的事，正在电台上千，公开干了。

控制，反控制的冲突，第一位的不是中国，而是东欧国家。（罗已做了同苏断绝经济关系的准备，自己不能制造武器，要求我国去人到罗访问，不讲话都可以使人震惊，去了不讲话，握握手都很重要。）

准备两手，准备破裂，争取拖。那天出事，不要出于意料之外。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苏关系）

南昌暴动轰轰烈烈，剩下几个人，以后发展了三十万人。长征剩下几万人，以后发展起来。山不在高。（巴西老党四万人，成立新党六千人。是四万八可靠，还是六千八可靠？）

有了修正主义，列宁主义才能万岁！

不注意一定出修正主义。注意可能出，可能不出。准备出，可能不出。

中央工作座谈会紀要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主席：总理报告，你们连“赶上”都不敢提，我给你们加了个“赶上而且超过”。加了一段“孙中山一九〇五年就说可以超过”。这样讲了可以不登报。近代史也得看看。《孙中山全集》没有包括汪精卫、胡汉民、章太炎他们的文章。你得看《新民丛报》，你得看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特别要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骨头很少，水分很多。孙中山晚年没有知识了。他是个讲演家，煽动家，讲得慷慨激昂，博得给他鼓掌。我听过他的讲演，也跟他谈

过话。他是不准人驳的，提不得意见的。实际上他的话水很多，油很少，很不民主。我说，他可以做六十年前的好皇帝，没有民主。他一进场，全场都要站起来的，叫孙先生。没有民主，亦无知，他的无知达到此等程度：他给右派解释共产主义时，画了个太极图，里面画了个小圈，写上共产主义，外面又画了个圈，写上社会主义，最后外面又画了个大圈，写上民生主义。他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包括在我的三民主义里头。总司令你是最不佩服他的。

总理：苏加诺讲“五基”也是把社会主义包括在他的“五基”里头。

主席：湖南有个衡云山，你认得吗？他开始说，孙文没有学问，叫孙大炮，不如黄克强有学问，黄先生好，因为黄是秀才，能写一手苏东坡的字，后来他一到广东，见了孙中山，回来后一下大变了，说：“可了不起，孙先生！”

余秋里做计委副主任不行吗？他只是一个猛将、闯将吗？石油部也有计划工作嘛！是要他带个新作风去。

总理：去冲破一潭死水。

主席：你（指贺）赞成吗？我们现在有些人从来不做总结，只管小事，不管大事，今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四封来信，（按：指第二版“正确的设计从哪里来？”这一栏里的四封信）是谷牧组织的吧？

××：不是，是胡绩伟他们。

主席：我全部读光了。按语谁写的？

××：按语是胡绩伟写的。

主席：不是谷牧写的？过去《人民日报》我从来不看的，学蒋介石办法，不看《中央日报》。现在好了，《人民日报》

上白菜是怎样長的之类的东西少了，有些議論了。讓胡績偉參考《中國青年》、《解放軍報》，它里面有不少思想性的東西。有些小孩子專看《人民日報》，我說，你們又不看《中國青年報》，不看《解放軍報》。

(××來了。)

主席：你開講，你掛帥。你不講，我們散會。

××：開了几天會，幾個同志發了言，講了不少問題。提出了問題，基本觀點是一致的。大家蹲点了，是件大好事。討論一下嘛！

主席：討論一下有什么矛盾。

××：大家下去蹲點，認識一致了。

主席：時間短了。

××：還是初期，還是第一次，還沒有看到發動羣眾的成熟經驗。還看不到羣眾發動之後是什麼樣子，要看到羣眾發動之後才行。

主席：要省、縣、社、大隊、小隊發動了羣眾，都成立了貧協，才行。

××：農村我知道些，對城市了解很少。農村材料我看得多一些，這幾天我對城市工廠的材料努力看，也還是初期的經驗。

主席：白銀廠的經驗是比較成熟的。

××：白銀廠搞了兩年，高揚文這次的報告，我也看了，看來還要深入。可以再寫個總結性的东西。總之，大家蹲點還是第一次的初期的經驗，所以很多問題還講不出來，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的經驗，就有頭緒了，要有比較，你們懂得點農村以後，再做個比較，就會懂得的。現在看到農村

問題的嚴重性了。有的單位要搞兩年，具體作法不一樣，等到將來再搞，你們就懂了。一個縣可以搞兩年，城市大廠恐怕也得兩年。

主席：要兩年呀！打長一點，搞三年也好，橫直是要把問題徹底解決。也可能縮短。

××：湘潭、山東就是。陳正人提出洛陽拖拉機廠也要搞兩年，不要趕時間。

主席：把問題解決。

××：熟練了，不用這麼長的時間。有個問題，農村方面主要矛盾是什麼？××講，農村已經形成富裕階層、特殊階層。他講主要矛盾是廣大貧下中農與富裕階層、特殊階層的矛盾。××說，還是地富反壞、壞幹部結合起來與羣眾的矛盾，是嗎？(××：是。)

主席：地富是后台老板，台上是四不清幹部，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你只搞地富，貧下中農還是通不過的，迫切的是幹部。地富反壞還沒有當權，過去又鬥爭過他們，羣眾對他們不怎么样；主要是這些壞幹部頂在他們頭上，他們窮得很，受不了。那些地富，已經搞過一次分土地，他們臭了。至于當權派，沒有搞過，沒有搞臭。他是當權派，上邊又聽他的，他又給定工分，他又是共產黨員。

××：這是頭一回。當權派後頭有地富反壞，或者是混進來的四類分子。有些壞幹部與地富關係不很密切。地富反壞混進組織，包括劃漏的地富變成貧農、共產黨員。那也是當權派，不屬於過去的地富，地富臭了，這一部分就不同了。

主席：如××講的湟中縣，是馬步芳的參謀長。

××：這在西北也是少數。

主席：在西北是少数，在全国也是少数。

××：怎么划要討論一下，統一語言。怎么講主要矛盾？

主席：还是講当权派。他們要多記工分嘛！“五大領袖”

嘛？你“五大領袖”不是当权派！

××：陶×提出这个問題，各方面有反映。有人贊成，有人不贊成，中央机关就有人不贊成，我就听到过。有三种人：漏划的地主、新生的資產階級、爛掉了的……。多数情人：漏划的地主、新生的資產階級、思想、組織上四不清，况是劳动人民出身。在立場、經濟、思想、組織上四不清，他們同地富反坏分子勾結在一起，有的被地富反坏操縱；也有漏划的地富当了权的；还有已經摘了帽子的地富反坏分子当了权的。

主席：后兩种哪种多？

××：还是漏划的多。

主席：不要管什么階級、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五大領袖”跟当权派走的。不管你过去是国民党当权派，“五大領袖”跟当权派走的。不管你过去是国民党当权派，反正你现在是当权派，发动羣众就是整我們这个党。

××：有些小队干部也坏了。

主席：小队干部多数不是党员，岂有此理。一个大队只有几个、十几个、二十几个党员，党员太少了。他死也不发展。他搞久了，搞出味道来了。中心問題是整党，不然无法。不整党沒有希望。

总理：机关也是这样，你建工部刘秀峯，你统战部李維民，你政协張执一，还不都是党员，非搬开不可。我們在民革中宣布了，他們很震动。

主席：共产党是有威信的。也不要提阶层，那人就太多

了，吓倒了人，得罪的人多。就提党委！地委也是个党委，县委也是个党委，公社也是党委，大队党委会、支部委员会，无非左、中、右，我相信右的是少数，特別右的只占一部分，左的也是少数，中間派油水多，要爭取，你要把这部分人分化出来。××說的，利用矛盾，爭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有拉有打，拉中有打，打中有拉。发展进步势力，爭取中間势力，孤立頑固势力。我們多年沒有講过这一套了。

××：这是统一战綫的策略。

主席：我看現在还用得着，現在这个党内都是国共合作嘛！也有统一战綫。

××：实际如此，不要出去講。

主席：还有少数爛掉了的，省委也有爛掉了的，你安徽不是爛掉了！你青海不是爛掉了！貴州不是爛掉了！甘肃不是爛掉了！（有人說还有云南。）云南还是“个别”的，不够。河南吳芝圃“左”得很嘛！

××：不提富裕阶层，叫新的剝削压迫分子，或者只提什么貪污盜竊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如果他們結成一体也可以叫集團。

主席：不提阶层，叫分子或集團就全了。你們研究一下。分子嘛！分子也有團，有分子團哩！

××：他們跟广大羣众的矛盾，这些少数人压迫剝削多数人，被压迫的总是多数，总要革命，全世界压迫者少数，压迫厉害，孤立了。信心就在这里。

主席：被剝削、被压迫、不满的人多，因此就要革命。

××：有几种情况要区别清楚：一种是地富站在前头

的，应打倒；一种是漏划的地富分子，是阶级敌人，这种人不会干好事，把材料弄清后，处理也容易，凡是过去的地富反坏分子，混进党内来的，照四类分子处理；还有一种贫下中农，过去土改，革过命，后来被地富拉过去了，站在群众头上压制群众，对这些人要严肃斗争，彻底退赔。

主席：第三部分是主要的，是多数。

××：漏划的不少，和平土改区多。

××：地主劳动五年改变成份，富农劳动三年改变成份，有些摘了帽子的又坏了，这个规定不行了，要改。

××：那好办，再戴上。

××：搞土改时我们提过中立富农的政策。

主席：我们犯了错误了，认识不足，当时为了稳定中农，对富农只搞掉他们的封建剥削的那一部分，这次没有反映过去侵犯中农的材料，贫下中农发动起来，就要侵犯中农。有没有把中农划成富农的？你晋西北就搞中农嘛！

××：晋西北有一个查三代的错误，没收粮食是为了度灾荒。

××：一部分戴帽子的，一部分漏划的，还有一部分原贫下中农，现在当了权变坏的。原贫下中农（主席：以至中农）多数可以争取，提高阶级觉悟，但你不要把他们的财产、手表、自行车、新房子搞掉，群众不满意。退赔要搞。

主席：你讲第三部分。

××：不退赔，也不利于教育干部。

××：搞掉，教育了新干部。干部不能当了，多数要争取，少数要戴帽子，恐怕这个政策要定下来。

主席：少数恶劣的，要戴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

××：我看，这些人总而言之不是共产党。但主要是整共产党。管你劳动人民出身的，漏划的地富……总而言之，搞的结果，戴帽子的户数不能超过7%——8%，人数不能超过10%。

雪峯：是包括现在的在内？

主席：你们看？否则，得罪的人太多了。要知道，他们也不是一块铁板，是有变化的，有富有贫，有升有降，有好有坏，有当权有不当权。我现在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右。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20%，七亿人口，划20%多少人？恐怕要发生“左”的潮流。

雪峯：能争取的干部还是要耐心地争取，不然贫下中农的比例就要减少很多。

主席：群众起来划，影响你们走群众路线，群众要求多划，干部也要多划。结果不利于人民，不利于贫下中农。四不清干部，贪污四、五十元的、一百元的是多数，先解放这一批，我们就是多数嘛！犯了错误的，对他们讲清楚道理，还是要革命的。那个报告中讲的车间主任、工段长、小组长，都是老工人，犯了错误讲清楚，让他们做工作嘛！

××：有个富裕阶层“三大件”之类。

主席：他们先富裕，用扣工分等办法，自行车、毛衣，还有后富裕的贫下中农。

××：现在还是××讲的“四清”好，可适用于机关。

主席：原“四清”叫作“一清”，就是经济。挂谁的帐，是河北的发明权？

（大家议论：“四清”这个含义，在第一个十条中已经从正面提出，是主席加的，以后又经××的报告，河北省

委从反面也提出。)

××：华北把社教统统叫“四清”。

· 雪峯：我們先講經濟上四不清，政治上四不清，后来加上組織上，×××同志報告，連思想四个四不清。

主席：我沒有这个印象。你們把×××压低我不贊成。我最早看到的是×××的。

康生：××对四不清的提法很好。他的那個報告我很欣賞。

××：你帳挂到河北帳下，×××也是河北人嘛。地、富、反、壞當了權都壞，不會有什么好的。問題是貧下中農當權。

主席：只要把一百到一百五十元的解放出來。

××：那不一定，几百元的不少，几千元、一千斤糧食的也相當多。恐怕要把一千元的解放出來，退賠還要退賠。

主席：擠牙膏，擠不淨，那有什么辦法？留一點也可以。擠得那麼干淨？寬大處理嘛！

××：能擠多少就一定擠多少。一個剝削羣眾，一個剝削國家，還是退賠，退賠從嚴，要徹底，特別惡劣的，一直抵抗到底，沒收。

主席：國家也是人民的，我們自己沒有東西，退賠從嚴，對！要合情合理好。不必講“徹底”。

××：打击面究竟多大好？定百分之几恐怕有利。地富分子有些老實的也可以摘帽子，那是極少數；地富子女情況不同，有分家的，有沒有分家的，有表現好的，有表現一般的，有表現很壞的。

××：打击面控制到百分之几有利？一开始，分化四不

清干部就需要。地富有一部分表現好的，也不能戴了。貧下中农和中农中极少数的戴帽子，也有好处。比如有的給戴上新惡霸分子的帽子。但多數應分化、爭取。不能當干部、黨員，不是打击对象，还是爭取对象。

××：現在還不到這個時候，將來新剝削分子多吃多占。

主席：多吃多占，复杂得很哪！主要是我們這些人，汽車、房子有暖气，司机，我只四百三十元，雇不起，又要雇請秘書……。

××：要退賠多少？

××：退賠搞得差不多了，就行了。

主席：羣眾知道的，搞到一定程度就行了。牙膏不可擠得太淨。有的地方只有十八戶，沒有一個虱子，一定要捉虱子？

××：一個大隊定一兩個這樣的分子，可以不可以？有些要戴帽子，戴了什麼分子的帽子，就好辦了，戴帽，以後可以摘。

主席：叫分子，留點出路，好嘛！不涉及家庭，還可以摘嘛！其他勞動好的，不戴貪污分子。

××：改得好的，主動的，不戴什麼分子的帽子。

主席：陳平宰肉甚均。他做宰相時貪污，周勃等人就告他貪污，說給錢多的做大官，給錢少的做小官……，劉邦就找他談，說人家告你貪污。他說，我養的人多，我是沒有錢呀！劉邦說，給你四萬兩黃金，搞統一戰線。有了四萬兩黃金，就不貪污了。《鴻門宴》這出戲現在不唱了。馬××演得激昂慷慨。貪污歷來舉他（陳平），特別是曹操。目前正在火頭上，我又怕潑冷水呀！

××：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群众是懂理的。

主席：有时也不然，群众起来了，有盲目性，我们也有盲目性。过去武汉时代群众发动起来了工厂关门，减工资，失业了，盲目性。

××：我当时就怀疑。

主席：现在怕泼冷水，你们掌握气候。现在还是反右。十二月不算，明年一月、二月、三月……至少再搞五个月。一不可太宽，不可打击面太宽，二不可泼冷水。不要下边宣布！嘿，讲了牙膏不可挤得太净，贪污分子也可以做宰相了。

雪峯：对敌应包括严重四不清干部，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社会上的老资产阶级分子和地富。（前者）叫贪污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可以。对四不清干部就是要退赔，没有搞清楚……

主席：没有搞四清的地方，可以先借一些出来，借给国家，救济贫穷的；然后再搞，搞出贪污来，就不要还了。

××：大体上能退赔到多少？能不能退赔到百分之七、八十？只退赔到百分之五十，大概过不了关。

主席：问题是现在还有实物存在没有，如果没有那个东西，就挤不出来，有就挤。无非“四大件”，金银、房子、地下藏的什么。

（雪峯：严重四不清，投机倒把跟……）

××：城市更不同，“三原政策”合营，统战部历来不搞资产阶级，每次运动都要下一个保护资方人员的通知。新老在一起，严重的在上边、工厂、公司。因此第一步目标要鲜明，要集中力量整部、整厂、整党。例如一个部先整党组

成员，一个厂先整党委书记、厂长等。要明确规定这一条，否则当权的干部会滑掉。

主席：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找到了问题。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

先念：不整当权派，最后就整到贫下中农的头上了。

主席：根本问题就在这里。

××：先搞豺狼，后抓狐狸，不讲阶层。不然你强调资产阶级工程技术人员，或强调下面的小偷小摸，或强调不当权的资本家出身的学生，那干部们精神就很大，斗呀！后果干部很容易滑掉。就搞不成了干部。例如：白银厂的根子在省委、冶金部，不把根子搞清，白银厂好不了的。

主席：冶金部根子是谁？

××：我没听说冶金部根子是谁。（××：王鹤寿嘛）

××：现阶段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目前主要是四不清……以四不清的干部、当权派为主。

××：一次搞不清，以后还会发生。

主席：只要隔两三年不搞就又来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漏划，一个新生，一个爛掉，那是当权派。要搞主要的。杜甫《前出塞》九首诗，人们只记得：“挽弓先挽强，用箭先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其他记不得了。大的搞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我们对冶金部也是擒贼先擒王，擒王鹤寿嘛！不要他当部长，下去当经理，擒下马来，然后改造。

××：重点是党。

主席：重点在党。冶金部是党委，白银厂是党委，省委也是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支委。抓住这些就有办

法。你高揚文开始到白銀厂也是庇護的，一蹲点变了。你王鶴壽庇護，變了吗？

××：北大整陸平，資產階級教授出來保護陸平。××同志在延安不是說右嗎？清华搞得好，发动了羣眾。

主席：你姓陸的，×××整××，我是站在你這方面的。××還可不可以當校長？不能，×××××嘛！看來清华比較好。（有人問：四清與四不清是農村主要矛盾，這樣提行不行？不行！）（又有人問：這些富裕階層……是什么性質？）

主席：什么性質？反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性質。還加個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因為我們搞了民主革命，給資本主義开辟了道路，給社會主義也开辟了道路，你們蹲點就是开辟……橫直我們搞不完，留給下一代，不要拿我們這些人的年紀做標準。

××：兩類矛盾交織在一起，問題的複雜性就在这里。

主席：人家貪污盜竊，還社會主義？

××：有的沒有虱子，有的虱子很小。有個策略問題，壞干部布置了。

主席：你整他，他不布置？

××：四不清干部造了很多謠，說什麼“先整羣眾，後整干部。”應明白地講是干部。

主席：這有什么，先整干部嘛！

××：干部多吃多占的要退，所有社員的不退。不只是貧下中農不要搞。這樣，羣眾的顧慮解除了，其次再解放多占些的干部，干部同社員一起分了的，只退干部多占了的部分。

主席：一分为二嘛！一個羣眾，一个干部。

××：然后再集中搞少數嚴重的。

主席：有那麼多步驟，我就不贊成你安源開始聯繫小職員么！你那安源，肖志遠、朱錦堂、朱少兼兩個老婆我們聯繫他，一直聯繫他。粵漢鐵路要成立工會，一個人不認識，找到一個工頭，也是兩個老婆，後來也槍斃了。

××：爭取多數，孤立少數，不要上當。扎根串連，雪峯同志講的，扎在真正老貧農身上，這是對的。但開始扎的不一定是好的，勇敢分子也可以利用一下。

主席：勇敢分子也利用一下嘛！我們開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們不怕死。有一時期軍隊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贊成。

××：老實根子，不一定工作隊開始就能找出來，找出來的不一定是好的，要到一定的火候才出來。根子不要告訴他是根子。

主席：什麼根子不根子，橫直搞社會主義。

××：積極分子一批一批出來，經過鬥爭，到那時他是老資格了你說他不是老資格？

主席：李立三不是老資格？到緊急關頭不干了，才請我們國家主席去。

××：不只李立三，蔣先云也跑了，李立三認識他的人多，因為宣布勝利是他宣布的，那時我們活動不准殺人，你如果殺人，我們就停工。

主席：那個礦一停，三天水就滿了。

××：凡搞剝削歷史，有人不贊成的。找貧下中農積極分子，一开始是不会找准的，××那里就換了百分之三十多嘛！恐怕還是在鬥爭中逐步發現。

主席：你專搞老实人，不會办事。……

××：干部與貧下中農還是同時搞。背靠背，他不知道什么，干部揭發干部，羣眾另外揭發，消息也會走露。

主席：有消息靈通人士嘛！為什麼趙紫陽住的那個老貧農家喂條狗？怕人聽。

××：先背靠背，後坐主席團台上，讓貧農先參加干部“洗澡”會，不能一下子就當主席。

主席：他還沒讀過孫中山的《民權初步》。搞個勇敢分子當主席行不行？總而言之，把那個流氓無產階級說的那樣壞，不行。軍隊中有个時期要洗刷他，我就不贊成。

××：五反的經驗還是少。工廠核心爛掉的恐怕不是少數。基層、中層都有問題。要整頓領導核心，中層干部也要整，基層干部也要整。

主席：王鶴壽有沒有轉變？

××：有進步。

主席：已變好，我很開心。此人跟我有些關係，學解放軍，學大庆，沒有他，我不知道。

××：總之，一脫離體力勞動，方向就錯了，要參加勞動。

××：能不能實現“三同”，是能否蹲下點，能否聯繫羣眾的主要關鍵。特別要參加勞動。一參加勞動，問題就解決了，重慶鋼鐵廠，任自戈在那裡蹲點，他們“三定一頂”實行的好，有些干部只學到了煉鋼的本事。

××：那批人有技術，不應該脫離生產，作工作，給點時間就行了。

主席：每天要幾小時？

××：小組長有半小時、一小時就够了；車間主任有一小時、兩小時也就夠了。

主席：科室人員統統下去，大慶几萬人，各種輿論，一個死命令都去勞動了。這次××罵呀！要大家蹲點。我罵娘不靈，××一罵，還是下去了。

××：干部中大部分是老工人，應該批評、爭取。

主席：所以要下死命令。要有秦始皇。中國的秦始皇是誰？就是××。我當他的助手。

富治：有個人多如何處理的問題，還有個獎金，本是工人的工資組成部分，應該如何處理的問題。

××：工廠里好人多，干部不比我們下去的弱。抽出訓練，他們的任務吃不飽嘛！你抽出20%，你們搞出經驗來，我們有辦法了。工廠搞五反的干部，就從工廠中抽。工廠人多，拿出訓練骨幹分子。謝富治就是這樣搞的，陳正人也訓練了四百人。

主席：全國都要搞，你（指謝）那個廠抽出一半人來，另搞一個廠子。一個廠辦兩個工廠。

××：工廠技術員、工程師也要參加階級鬥爭，注意參加運動，才能又紅又專。

主席：也不那麼專，他不聯繫羣眾，不參加勞動，聽意見聽不到，或者望一望，不下苦功夫……下一个死命令，余秋里辦法，六萬人里有七千人，各種各樣議論。

××：有各種各樣的議論，“參加勞動耽誤了研究工作”，“我剛升起來，又讓我去勞動”……

主席：還是下個死命令，統統下去。

××：有人提：要組織革命委員會，現在工會貪污的很多，

不行了。)

××：洛阳拖拉机厂搞五反代表会。

××：工会系統恐怕不行了，重新組織，从扎根串联，发现好的，重新組織，用什么名义都可以，就是要革命，开始組織20%—80%的积极分子。

主席：有30%就了不起了。

××：此外，工厂、机关多出来的人，如何处理，都交上来，怎么办？

××：不能上交，还是雪峯講的，三勤夾一懶，自己處理。

主席：还是在工厂中三勤夾一懶好，李雪峯同志講的嘛！不是我講的嘛！以鄰為壑，不是办法。就在这个工厂，一分为二，三勤夾一懶嘛！怕什么！适当分散。

××：把那些坏人戴上帽子，放在乡下，劳动好了。

××：有家可归的，是否可以回家去些？

主席：有家可归的，你們去江西多少万人，不是又跑回去了？工厂搬就好了。集中几千，只几十个干部管，你說那40%就沒有办法？都要交，我看交哪里去，交到他（指总理）那里去了。

××：我还想这么一种意思，前途无限光明，一个乡几万人，一个厂……昨天李雪峯同志講的認識論，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如果领导得好，真正搞好，馬列主义，提高文化，認識論，毛澤东思想，可以出現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暢，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一个大工厂，一个县，一个大城市，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搞不好了，不得了，就会变顏色。江西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搞不好了，不得了，就会变顏色。

国、上杭出那么多干部。

主席：还有永新。

××：苏联的基洛夫厂，以前叫镰刀与锤头工厂，十月革命后，全国都有他的干部。搞好了一个大工厂、一个大县、一个大市，就可以出办法，出干部，可以改造全国、全世界，人的精神面貌变了。一个大工厂影响全市、全国、全世界。現在工作队慢慢搞下去，一直搞下去，对我們的新型人物……

主席：列寧很重視农民，提工农联盟。《共产党宣言》就怕小資產階級，把小資產階級的缺点、消极面提得过多了，小資產階級有兩面性，看你強調哪一面。中国有多少小資產階級？流氓无产者更多。对流氓无产者更不客气，就強調消极面？他有积极的一面嘛！根据我們的經驗，可以改造的。

××：机关也一样，无限光明。基本問題要有強的領導核心，有馬列主义，无产阶级思想体系，三八作风、四个第一……搞好了坚持下去，人的、自然的面貌大大改变。再多少年一直这么搞下去，世界要改变。就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有了大貢献。十月革命生动活泼，斯大林建設了社会主义，后来死气沉沉，赫魯曉夫又这么一搞……世界上还没有在社会主义下放手发动羣众搞革命斗争的經驗。冰島共产党記者問我，如何資本主义才能不复辟？

主席：兩种可能。一种复辟，一种不复辟。

××：我答复他們的办法：发动羣众搞四清、五反，工資不要太高，半工半讀，逐步消灭腦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別，三种事，开始这样做。毛主席講三項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避免修正主义，保証建設社会主义強国。我們去参加，形成那么一种作风。現在开始，中国

人口占全世界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搞好了，那三分之二就会过来。

主席：我們希望搞好，搞成一个象样子的国家。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搞不好，那怎么办？也沒有什么。不要性急，不要希望我們在时都能搞好。大概一个省的三分之一搞好，那三分之二不搞也可以。那三分之一动起来，那三分之二也动了。你湖北七十一县，三分之一就是二十四个县，也就好了。

××：但要搞好一个县、一个厂……不付出劳动不行，沒有馬列主义、毛主席的認識論不行……

主席：历来講認識論不联系具体工作，离开具体工作講認識論，那講哲学干什么，有什么用处！

××：有了可以造成……

主席：不是一切人心情舒暢，总有一部分人心情不舒暢，地富反坏不舒暢，四不清干部一定时期也不舒暢，不然他們为什么封鎖？

××：是否杀人？我看还是个别杀……点上一般杀人不利。一杀，面上非要恐慌不可。但不是一个人不杀，什么时候杀也要考慮。

主席：就是要震动。杀多了哩！多了有什么害处？一、以后找他使用，活材料沒有了；二、得罪了他家人，杀父之仇。要杀的可以先关起来。不可不杀，不可多杀，杀一点，震动，怕震动干什么？就是要震动。还有一条，杀錯了死者不可复生。
××：象天津厉慧良要杀，也沒有材料可用，家庭……
不杀，得罪了广大羣众。

主席：京剧界就发生問題。

××：地富儿子劳动算什么成分？

主席：是社員，当然是农民嘛！你社会主义不讓人家参加，一家独占？

雪峯：貧农、中农也叫社員，这个称呼不能解决成分問題。

总理：一般农民嘛！就叫农民。

主席：你們再爭論爭論嘛！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話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注：方括号內为陈伯达同志发言的有关內容)

[主要矛盾是什么？主席根据大家的意見作了总结。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的矛盾。四清与四不清不能說明問題的性質。封建社会就是清官与貪官的問題。《四进士》就是反貪官的嘛！]

巡撫出朝，地动山搖，可了不起哩！

[封建时代的清官实质上是假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銀。”清，在不同社会有不同的阶级内容。資本主义社会也有所謂清官，那些清官都是大財閥。]

清朝刘鍔的《老殘游記》中說，清官害人，比貪官害人还厉害。后来一查，南北朝史中的《魏史》就有此說。

[内部矛盾那个时代没有？党内党外矛盾交叉，党内有党。国民党也有此問題。]